讀春秋管見

凝園讀春秋管見卷之八

慎齋羅典嶶五氏定稿

男紹 祁 孫善 恕 賢 綸 校字

成公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卽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三月作丘甲

【管見】按此作丘甲者，作之以徵役，非益兵也。何以言之？農自農，兵自兵，古與今，不能有異。舊謂古者寓兵於農，無事則耕，有事則戰，此說豈可泥乎？凡兵必訓練久而後得用。所稱伍兩卒旅師軍之衆，大抵招募閑民無職業者，選而充之；或農家餘夫不耐作勞而好言武力，亦復與焉。非盡籍受田之夫以為兵也。攷周官大司馬之職，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並由羣吏帥民而致，何從見其必皆農民耶？自左傳述臧僖伯之言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則是定指農民言矣。然農民之一歲中，惡得謂之有隙？有隙亦惡得聚之以講事哉？一旦而司馬飭羣吏，羣吏戒農民，使之忍其耕耘斂藏之勞，憊以肄習戎行，其於鼓鐸鐲鐃名號旗物之用，與夫坐作進止趨走擊刺之方，遂能以熟諳與？設當有事而驅之使戰，是謂

棄之。雖役加多，亦奚以為也。此不待智者而始辨，故知此
成公元年三月之作丘甲，非為益兵，特誅徵役焉爾。㘬之
常役，惟用兵為最多。如公羊傳言丘之戰，有楚子重所指
為廝役扈養者，其大概已。注謂艾草曰廝，汲水漿曰役，
養馬曰扈，炊烹曰養。豈嘗不役之於農，然應者多，由徵
見其人皆窮約無家，見敵則奔避，有削則逃亡，不能制也。
而魯於是乎作丘甲。因制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
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此計夫起役，井邑數少，
不成聚，甸縣都數多，不易稽，因以丘為之節焉。丘即甲兵
之甲。兵主刺人，甲惟自蔽，故士卒亦被甲，而獨以兵名徒
役。不操兵，而乃以甲名也。丘甲之甲，必官授之，役始皆歸
之有司，與司兵之受兵輸同。役繫於丘，有主名，并多係任
而其授丘之役以甲，俾之相從在軍，而無所混淆，亦即與
軍俱還，而有嘗交。卸尚何慮有奔避逋亡之不可制者乎。
魯當是時，成公幼弱，季孫行父執政，此殆其三思後行之
故，智窮自踦，躊躇滿志而作之也。大春秋書之，與前文十五

年之初稅畝並存後世秦商君之苛法
與宋王荊公之新法已自足權輿矣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管見）赤棘杜注晉地孫氏復曰臧孫許臧孫辰之子高氏閌曰許嘗為及晉侯盟齊怨成矣晉援不可緩也故汲汲焉求為此盟趙氏鵬飛曰魯固齊之與也宣之末年忌於事齊至此成元年為赤棘之盟魯益果於絕齊志於求晉焉明年齊伐我北鄙而四卿會晉師為鞌之戰其謀蓋定於赤棘也按前說皆得盟晉之意因思齊之怨魯自前宣公十七年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於斷道齊固稔知魯之與晉矣十八年冬公薨季孫行父惡仲遂逐東門氏其子公孫歸父先如晉及還至笙遂奔齊齊怨魯而魯之歸父復在齊行父亦竊料齊之作難不遠矣乃使臧孫許如晉及晉侯盟於赤棘欲以尋先君斷道之同盟即得為新君成公借之庇也臧孫許為魯執政之佐阿順行父

襲其先闕逐東門氏，亦復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焉。幽然曰，子欲去之，許請去之，此其於季孫行父廢。不曲，何所為可知，故此及晉侯盟於赤棘。其行必為臧孫許也。臧孫許何以得盟晉侯，以公方幼弱，而拊之以往，與涖盟為一例。耳其載書，必首列晉侯，猶而成公，黑肱次之。臧孫許不與焉。而說者乃謂赤棘之盟以大夫而盟伯主，數譏臧孫許之彌。並譏晉侯之失其御。未免誤看。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管見 戎之雜處於成周邊境者。此前若宣公三年，經言楚子伐陸渾之戎。其戎獨以山號，在河以南，不附犯周，則未始勞王師也。又前若僖公十一年，傳言揚拒泉皋伊雒之戎。其戎各以地與水號，亦在河以南。嘗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由王子帶召之。既非戎之邊患犯周，且未嘗戰而致王師之敗績也。其有在河以北者，一為姜戎，如僖公三

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於殽是已杜注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是猶附晉以敗秦師其不至犯周以勞王師亦概見矣及茲成公元年其河以北有茅戎者杜注戎別種水經注大陽縣有茅亭故茅戎邑括地志茅戎在河北縣西二十里當在今山西平陽府平陸縣界平陸亦為晉南鄙姜戎以姓號則茅戎亦其姓耳茅戎之與姜戎殆本一類而以姓區分者與此在諸戎中當亦幺麼無足數矣適不靖而犯周王以師討之不克捷遂至敗績於茅戎焉夫王曰天王則王師為天討也軍旅鈇鉞之威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惡可以敗績言哉自春秋桓公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傳言鄭伯禦之戰于繻葛蔡衛陳皆奔鄭師萃於王卒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此周室東遷以後之一大變也故終桓公之十八年其間凡十四年之春王正月皆不書王度其重概天下諸侯之無王者特以五年為主以五年之伐鄭為極閱百餘年而王師役敗績於茅戎春秋書之則周室之淩夷衰微久而

並其世變復何極哉。

冬十月

二年

春齊侯伐我北鄙

管見前宣公十七年夏六月。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於斷道。晉已去齊。而即晉矣。十八年。宣公薨。成公立。其元年夏。臧孫許及晉侯盟於赤棘。所以尋斷道之盟也。而其與晉者為已固。齊侯憾之。誼不忍。有以伐魯哉。又其間公孫歸父奔齊。深怨季孫行父之逐東門氏。頓令其父仲遂之世卿。削籍無後。復何能不私結齊卿。以煽動齊侯。即將伏之興師。以伐魯。耶據左氏傳云。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齊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

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按杜注。龍。魯邑。在泰山博縣西南。齊侯圍之。有人門焉。取之。有士陵城焉。則是魯之北鄙當齊衛者。總戒以堅守。拒之。勿出。而與齊戰。故齊侯雖親鼓。得取龍一邑。其南侵亦及巢丘而還。此季孫行父之謀也。其時必急請師於盟赤棘之晉侯。並及於與晉同盟衛道之衛曹也。蓋早辦一鞌之戰。而期齊師之敗績矣。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管見)新築。杜注。衛地。史記。趙成侯。及魏惠王遇於葛孽。或云即新築也。今直隸大名府魏縣南二十里。有新築城。劉氏敞曰。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孫良夫為主乎。此戰也。云爾。按前宣公十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此

諸[illegible]侯主兵而其實請於晉者乃衛侯也衛雖以世子臧從伐齊而其實治衛之軍事者乃孫良夫也左衛記此伐齊之役齊侯畏晉不敢戰而請盟既盟於衛以公子瑕為貴於晉晉師遂此在齊侯自度不能遂圖報怨於晉豈亦不然先謀釋憾於從晉之衛乎以故此成公二年春齊侯既伐我北鄙其夏四月而齊師亦遂至於衛之新築與計此年衛侯速以八月卒則於夏四月或當有疾其世子臧未為君權所不歸於軍事不能以置議也則主之者惟孫良夫而已然良夫之祖屈獨能遂於一往又不如三思後行之季孫行父猶以有謀也是以齊侯伐我北鄙魯獨登於守而齊師之至新築衛則急於戰焉衛何以急於戰以孫良夫之帥既狃於前之從晉伐齊齊不敢戰而請盟示之以弱則亦不顧齊為大敵輒思一戰以徼幸於克捷也虜詎知齊晉為匹齊猶畏晉而以盟鮮衛乃不畏齊而思以戰何乎此其敗績宜矣春秋書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於新築衛師敗績專罪孫良夫也凡卿

將。必書名而稱帥師。齊師不稱帥。著齊侯之自將也。與前之伐我北鄙稱齊侯。後之戰於鞌。亦稱齊侯者為一例。三下書衛師敗績亦上衛孫良夫帥師。說雖同以師稱。而其是卿將而非君將。亦自有別。若夫敗績之狀。傳言孫良夫幾不免。得新築人仲叔于奚救之。乃免。不然。春秋又當書曰衛師敗績。獲衛孫良夫。前宣公二年傳。大棘之戰。鄭獲宋華元。宋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贖之於鄭。然則齊尚獲孫良夫。衛能不踵此而行之耶。幸而得免。此孫良夫之。以新築人為德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絕不能惜國之名器不可以假人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管見按此年會師伐齊於魯卿特書四人與晉衛曹不一例者何也將成公以幼弱即位季孫行父執政既以三思後行聞於國伐齊之役獨主於運籌帷幄而已其擐甲執兵以從戎則假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供其指授行父曰能謀不能戰也乃悉舉四卿以將其將佐之相資耳魯卿推仲孫蔑不與殆以之居守其國云此年春齊侯伐我北鄙行父戒魯師毋出而使告急於晉以及衛亂覺圍歷集其勢得以一戰而致齊師之敗績也前之紀諭以儆財作丘甲以起役既為伐齊謀先備矣旋又使臧孫許理計侯於赤棘以尋斷道之盟則欲使請師伐齊而晉必許之也其請師主晉郤克郤克嘗憤於齊之婦人一笑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後使衛侯請晉師伐齊衛世子臧從以師齊不敢戰而以盟請齊仍求至大有挫辱也乃齊報怨於衛而衛師敗績郤克不尤以衛之被禍而於齊有深怨哉衛孫良夫以敗績而不入國遂如晉乞師與魯使臧孫許並主郤克晉侯不忘赤棘之盟與前斷道之盟則

必許以出師而郤克又從而逆之故衛師以夏四月敗績而晉師即以夏六月至齊也前之伐齊晉侯自將此伐齊而使郤克帥師者晉侯度魯衛此師並及曹師凡四國藉先之以衛世子臧伐齊其衆為倍齊當仍不敢戰而以盟解也齊未可滅則惟使郤克盟齊誓無作難於晉所以盟之魯衛曹而已曹較魯衛為弱而與晉已久盟斷道之前已有清邱之盟又前有新城之盟是曹之先君文公壽也立六年而齊師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至沒身未有以報曹伯廬立及是又五年此二君之事晉皆甚謹無役不從值茲晉合魯衛以伐齊曹使公子首會之詎能不念前此伐曹入郛之怨乎當六月癸酉師陳于鞌魯之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特相與一心并力以洩臆事晉之郤克則以憤怒交積而期洩之於一旦也衛之孫良夫迫求轉敗為功以贖其罪之當死曹之公子首亦恐桑機復怨即得執俘以告先君於廟也從可知其心所汲汲欲之者並欲得及齊侯而與之戰焉爾而是日也齊

侯乃自將以來亦志乎戰則何所恃哉毅然於齊之伐魯魯守而不戰其卿若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兵既束手無策及夏之四月伐衞衞戰而敗績其卿孫良夫幾於被獲或救之而幸得免以此料晉卿郤克豈俟有所才別技也哉至若曹公子首在其國亦稱卿又可從之矣無有奧於是先癸酉之未戰齊侯則號之曰請朝相見及癸酉之將戰齊侯則又斥之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此其李侈自雄不知彼已毋亦謂國君自將則咸尊權一士皆用命必不若四國之卿將者無所統屬而號令多岐國不能得士之無犯命乎而亦不然試思自春始而及夏終纔盡兩時起大衆者凡三令大戰者至再齊侯方踊躍未已齊師早困憊旣極欲不敗績也得乎故春秋書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衞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鞌杜注齊地穀梁曰鞌去齊五百里杜氏通典云鞌在平陰縣東今平陰去臨淄五百里似與穀梁合矣然以左傳考之

自始合以至齊敗。止為一日之事。華不注。在濟南城北。去平陰二百三十里。何以一奔而遽至乎。近志云。案即古之歷下。似為得之。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管見袁婁。張氏洽曰。臨淄縣西有袁婁。或曰。在淄川境。按三傳之記此盟。公穀皆謂郤克曰。與我紀侯之甗。此殆設辭之近誣者。觀左氏稱齊侯使賓媚人賂晉以紀甗玉磬與地。賓媚人。即國佐。然則國佐如師。所執以請盟者。其賂固有。紀甗。豈必為郤克之所求索哉。晉之伐齊。其名以報其春之伐魯。及夏四月之伐衛也。齊賂晉。以地。而晉之於魯衛。即令齊各反其侵地。亦固其宜。而左氏衍據系以八月取汶陽田言之。不及衛。是又不如公穀之兼言衛者為

衍矣益經文毋不說盡以魯例衛則齊亦反其侵地而衛亦有所取之田可概見也至郤克之沒横無識不忍私[illegible]侵稱必以蕭同叔子為質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此[illegible]矣口沂賓與其人畢當及國佐不辭而析之郤克無以[illegible]辭時必由魯衛作和事老人從容謂郤克曰齊侯前以婦人笑客為非禮禍本自求及今而使命卿請盟為近禮好可使繼也於是郤克從之而許以盟但其盟為秋七月己酉距前齊師敗績之夏六月癸酉已經三十六日伐齊之師豈敢定居耶左氏謂自鞌以逐齊侯三周華不注繼又入自丘輿擊馬陘穀梁並謂鞌之一戰綿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雍門齊都西門也則伐齊之師已乘勝而偪其城下矣前宣公十五年楚子圍宋不能宋人易子而食析骸而爨將及楚平猶曰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惟命是聽蓋國君皆以城下之盟為深恥齊獨何以堪此乎袁婁去齊都五十里國佐必期受盟於袁婁以殺恥也遂先至其地為壇具牲禮以待於是晉

師與魯衛曹之師。並還。自。齊都之雍門。而及之。故曰癸酉。及國佐盟於袁婁。或若盡泥傳文。以為國佐如師。左氏謂其請盟不許。即將收合餘燼。背城借一。公穀同謂一戰不克。請再。再不克。請三。且及於四五。夫非仍以強脅郤克乎。何以得盟。而公羊又謂國佐揖而去之。郤克眣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為之請。則郤克先已氣餒。左氏復於魯衛尚之謀辭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讐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惟天所授。豈必晉。噫。是何言與。以若所云則魯衛尤為喪氣矣。凡皆誤看經文及字。竊擬此癸酉之盟於袁婁。國佐已去。特因而追及之。乃得盟耳。夫豈知為退舍袁婁。還及國佐以盟。初非爭於進軍。袁婁追及國佐以盟也哉。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速卒

取汶陽田

晉見石氏介曰。外歸魯地。皆曰歸。如濟西及鄆讙龜陰之類。汶陽田。魯地也。齊人以歸於我。當曰歸。今而曰取者。蓋因晉力。而取之也。歸者其意也。取者我也。非其志也。於後齊從事晉。故八年。使韓穿來言。歸之於齊。然此年齊歸我田書曰取。齊取我田。乃曰歸者。取之自晉。歸之自晉。以見魯國之命。制於晉而已。故雖我田也。而不得徑然有之。其猶寄爾。故齊歸我田。書曰取。猶若取之於外者。齊取我田。書曰歸。猶若齊之所有也。按此辨詳盡。

冬楚師鄭師侵衛

晉見楚師鄭師不稱帥。則侵衛之舉。皆楚子嬰及鄭伯堅之自行也。前楚子旅在位二十三年。其於北方諸侯。既祿

使宋鄭陳蔡許並與楚矣即當有事於衛會楚子麇卒故楚師未及衛耳及楚子峇立二年即茲魯成公立之二年也其夏四月齊伐衛衛師與戰敗績於新築旋乞師於晉以報齊晉於六月會衛師並魯曹之師與齊戰於鞌雖幸齊之敗績而衛之困獘已甚矣未幾而秋八月衛侯速卒國又新有喪於是楚子獨與鄭伯謀即以楚師爲上而鄭師從之遂侵衛衛大讋懼不敢禦惟遣使聽命而已其使必私於鄭以覘楚志鄭伯先與楚謀必請楚子欲卒成莊王之霸業將大會天下諸侯於蜀重以盟蜀爲魯地已令公子嬰齊如魯矣衛惟謹侯楚之徵會即與宋公陳侯蔡侯許男同時俱至焉爾以故雖云侵衛而衛幸不害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管見】楚公子嬰齊何爲至於蜀而公得會之哉米假蜀地於魯耳觀後書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

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此其證已其盟必于蜀者欲以脅魯之從楚故然蜀杜注魯地泰山博縣西北有蜀亭今山東濟南府泰安州西楚子將就魯地以盟諸侯公爲地主恐能以不與乎此殆楚子謀於鄭伯而使魯雖不欲亦無辭以謝者惟計楚公子嬰齊之來必以旅從既料不免滋擾且恐陰禍畧地可容以近邊鄙不可聽其竟入都城是足知此年冬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其迹似趨迓之其實乃思却遠之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管見按此稱人者凡十有一公及之而盟其人皆國君也故程子曰楚爲强盛陵轢諸侯諸侯苟能保國强圉要結鄰好豈有不能自存之理乃懼而服從與之盟約故皆稱人以見其衰弱貶諸侯則魯可知矣按此年冬十有一月

楚子使公子嬰齊假盟所於魯之蜀公會之而後楚子蔡
與諸侯至以丙申盟于蜀公即因會公子嬰齊而及於盟
不出月故稱及焉秦為秦桓公秦伯稱之子秦康公甍
之孫也初魯文公十六年楚莊王旅與秦康公共滅庸分
其地遂通好更二君及秦伯榮閱二十三年未有間值楚
子審繼莊王立欲成其父圖霸未竟之志大會北方之諸
侯於蜀使得與齊桓之盟葵邱晉文之盟踐土先後相媲
以是而招秦伯襄此盛舉秦伯榮有必來者至宋陳先已
從楚宋共公固雖以文公絕卒猶在喪而其從事於蜀之
盟亦當不得後於陳也衛侯臧亦在喪而其時偪於楚之
侵衛非服楚何以能免服而遂趨於蜀以盟則與宋公固
一而已矣若夫鄭之事楚既從侵衛即從盟蜀楚子實倚
為謀主故次諸侯之班特先鄭後齊以寵異之益楚子之
為楚盟唯齊不易致耳鄭伯使楚子盟於魯地之蜀以脅
魯亦以脅齊也何則蜀雖魯地而在今泰安之博縣西北
寰宇記云本齊之博邑春秋稱公會楚子伐齊即此也楚

陵季子什齊子死楚蔡博之閒以此推之蜀亦滑於齊矣
齊頃公以此年夏六月敗績于鞌氣勢沮喪而楚子於揚
威武大合北方諸侯以輔而來向盟於瀕齊之蜀而將以
徵會於齊齊侯無野又何辭以謝焉從若曹之小弱凡與
會盟皆殿其後猶得先於邾薛鄫而已此其子之盟于蜀
於曹或猶道使為期邾薛鄫則皆聞風而眾集焉猶不與
惟是蔡侯許男猶皆先於曹伯而此盟並不得與邾薛鄫
為伍則何以故左氏於此年傳云蔡許二君弱楚子皆經
冠之使從侯衛之役克我車之左右是則不復目為諸侯
直以蔡許為縣而使蔡侯許男與其國之縣公等矣故截
書不令敘列而春秋仍之欲以著楚子蓄之強橫
汰侈其甚乃至此非魯史文具而經特加削也

三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伐鄭

管見按此年春正月之伐鄭。左傳云。討邲之役也。此意當爲主。初宣公十二年夏。晉之戰於邲。本爲楚子圍鄭而救之。及晉師敗績。鄭反背晉而從楚。由是十三年夏。楚子遂伐宋。十四年秋九月。復圍宋。圍之凡閱三時。至十五年之夏五月。乃與宋平。宋危極而楚亦已憊矣。此後楚師不出者四年。楚子旅亦卒。豈不幸中國之難稍紓乎。是年魯公以十月卒。立成公。楚之嗣君爲共王審。及二年冬。楚因宋鄭以南。前既服。乃更北侵衛。是役。楚臣謂當用衆。悉師王卒盡行。豈惟一侵衛已哉。即將憑此兵力。以脅天下諸侯。使自晉以外。皆於十一月丙申受盟于蜀云爾。於時衛有文公鮑之喪。楚不顧而侵之。鄭復何恐於衛。而必以師從楚哉。侵衛而衛服。旋移師來指以爲蜀之盟。公與公子嬰齊先待之蜀。在齊魯之交盟於魯。而齊亦至。畏偪也。及爲之定其班。楚復何德於鄭。而以鄭先齊哉。是知鄭之陰爲楚謀。以助其僭。王猶夏之。惡無可疑者。故於此年之春正月。晉侯主兵伐鄭。春秋以爲義討而正舉其辭。其或不

忘情於鄭之敗績以求釋故雖私而亦公也至於公及宋公衛侯曹伯皆從楚子與黨楚之鄭伯受其盟于蜀者自冬十一月而踰年為正月乃能遂舍楚子之要盟而屏從晉師之義討其心豈能不畏楚哉畏楚者其私而卒以會伐鄭者要不以私而害公也春秋乃嘗美之而正舉其辭與晉侯同一其伐之如何五國合師必因鄭之堅剛不出以示懾伏乃舍之而還若左傳指稱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伏東鄙覆諸鄤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度非事勢所有

辛亥葬衛穆公

管見 去年秋八月庚寅衛侯速卒左傳言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衛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注云三子者郤克及士燮欒書師還過衛故因而弔之未復命不敢成禮逆者逆於門外設喪位焉喪位婦人哭於堂賓在門外改移於門內常以葬言至葬皆行此禮以喪禮有進無退故一擬晉郤克等帥師有功凱旋在道

成公三年

當不得哭弔衛侯之喪。或情有難已。而衛子臧亦重微其辱臨。權設喪位於大門之外以待。非逆殯也。事畢則可徹。何緣比至於葬。竟以權時所設為常制。而使穆公之喪位不復在堂也哉。疑多未釋。姑志之以俟嫺於禮者質焉。再按此年春正月辛亥葬衛穆公。距卒時凡六月。似失之緩。然自衛侯速卒。楚不恤其喪。而使之旋晉。衛子臧以盟於蜀。有不欲背殯越疆而不得者。及還。歲幾終。而晉又以初春伐鄭。必將不避金革之事。而釋衰經以從之。是其在喪次者。曾無幾日。又何得苛其六月乃葬之不如諸侯禮耶。

二月公至自伐鄭

管見 此年春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宋公、衛侯皆有父喪未及葬。二月。公乃至自伐鄭。彼衛侯之以正月從伐鄭者。何以即於正月辛亥得葬其父穆公耶。蓋衛侯之卜葬穆公。得正月辛亥。從故既以師會晉。旋以葬穆

公之情請於晉侯晉侯許之乃使從卿如孫良夫之役將其師以聽命而衛侯因是先歸不與公之以二月書至者同也若宋公之卜葬文公其日在二月乙亥正月方事伐鄭宋公不可逃以歸請即可知此於二月書公至自伐鄭其後乃書乙亥葬宋文公以視前正月辛亥之葬衛穆公者又於諸侯五月而葬之禮多遲一月所由來殆不外此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管見】公羊曰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按諸侯五廟其四親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見禮記祭法凡主之入廟必自考廟始故以今之入考廟者為新而以前之入王考皇考顯考廟者為先古也魯於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群公稱宮則當宣公之薨年以卒哭而祔遂入主於考廟者其稱為新廟已三年於茲矣或謂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終宣公之主雖嘗於卒哭之明日祔入於廟仍當奉其主以還殺於寢祀之喪畢而後入廟乃遂以其

主之復入者為新入號曰新宮是殆不然祭法庶士庶人無廟王制庶人祭於寢此而有喪及虞作主既卒哭成事其主無廟可祔是當置於寢耳若諸侯既祔而仍歸於寢以待喪畢則是魯之太廟凡三年之時祫大祫宣公之主在寢使之自太廟周公而下皆莫由入而接其絡庭陛降之置有是禮乎此以知宣公之廟稱新宮惟以卒哭而祔之後必無復奉其主以歸於殯者而論始確又公羊曰言三日哭者何廟災三日哭禮也檀弓亦云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先人之室指宗廟言檀弓魯人以知禮聞故即據魯之新宮火亦三日哭以證之按前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榭者臺上架屋之名其繫之於宣稱宣榭則謂昔者宣王徂東都以閱武此其遺迹也歷十一世積二百餘年為成周之鎮則宣榭當與宣廟俱永矣乃一旦而火春秋書之李氏堯俞曰王業日壞求其如宣之盛得而王之迹又燒燼蕩之也然則成周苟不棄齒三日哭耶而卒未有聞及茲成公三年

之二月甲子魯之新宮災此宣公之宮也於時猶以災爲人之室當三日哭差得如禮夫周有宣王魯亦有宣公雖前之譏誚偶同而以令論其位號勲績固霄壤相懸絕也乃成周之宣榭火火之而已曾不克如魯之新宮亦以火災而待削其三日哭焉災有補乎災無補雖三日亦何為乎而春秋書之國猶覺其頻有此者非謂魯之果能秉周禮也亦借以儆成周之棄禮有如弁髦而敝之焉爾再按災字从火故春秋於水旱蝝螟皆分別書之其書災者並指火言就經解經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皆宮室災六新宮其一也書齊大災一宋災二陳災一宋衛陳鄭災一而榭成周宣榭災則書火是正以一火字爲諸災字作注脚云

乙亥葬宋文公

管見宋文公與衛穆公並以令成公二年八月卒惟宋於宣公之十五年楚子圍宋及兆平至楚子審而未有隙故

衛侯速卒不能免於楚師之役衛宋公鮑卒猶得免於楚師之役宋也然當成公二年之冬十一月既值楚子之徵會于諸侯以盟蜀及茲成公三年之春正月又值晉侯之徵師于諸侯以伐鄭宋子固及衛子臧維皆在喪亦不得不背殯越疆以從事於是衛穆公經六月而始葬宋文公更經七月而始葬也春秋於其卒葬之間詳列強大之令頻仍直使宋衛二國之孤不獲亂苫塊以謀送死之大事實不勝感慨係之有如此者至左傳特以宋之葬文公比諸衛之葬穆公為更遲乃謂宋公鮑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槨有四阿棺有翰檜杖注云皆王禮也因是胡傳及高氏閌之說並稱七月而葬天子之禮也以宋公之葬月考之知其僭禮為信殆未必然

夏公如晉

【管見】左傳曰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汪氏克寬曰僖公取濟西田而使公子遂如晉拜賜已非正矣況以成公取汶

陽田而躬朝於晉乎濟西汶陽魯之故田也以為伯國之私意而聘之朝之見魯之不振按此一叙一斷足盡經旨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會見去年冬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於蜀楚子主盟其與盟之十一國皆君也楚大得志而賓由鄭伯為之謀主故楚以鄭列齊上而寵異之鄭亦必假楚之勢而自多矣且盟蜀之先楚師侵衛鄭師從之楚以蔡侯及許男二君皆弱強冠之使充戎車之左右及盟蜀而使不得列於諸侯其載書稱名彼鄭之於蔡許不既視之蔑如已哉惟許尤偪近於鄭於是鄭有并許之意焉觀此年夏書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其初舉也使卿將至冬十有一月又書鄭伐許則再舉也亦仍使卿將明年為成公四年三月鄭伯堅卒子費立其冬復特書鄭伯伐許是合前為三舉也則不使卿將而自將矣夫非志於并許而何辛成之六年六月鄭伯費亦卒而

許之難。得以稍紓。不然。春秋書許遷於葉。猶能待至成公十有五年之冬乎。夫抵鄭之誅國。人伐之。而自度不敢非使請平。則堅閉不出。故此年春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亦以不得戰而還耳。至於鄭之謀伐人國。其欲得并之者。則惟許。昔隱公十一年秋。魯公及齊侯鄭伯入許。其鄭伯為莊公寤生。既入許。許莊公奔衛。公及齊侯。乃以許與鄭。鄭裂其國都為二。使公孫獲處許西偏。其東偏以處許叔。許叔特如寄而已。其實鄭之有許。自隱及桓。已逮十有六年。於時因鄭莊公卒。其子忽突爭國。國亂。而後許叔入於許。許得復國。此在鄭之後君聞之。庸得不併為盛蹟。與從可知此鄭伯之堅與費相繼。二年中。凡三伐許。並至死而後已。其心直以許為鄭先世之故地。必將伐而取之云爾。他故何所顧忌哉。

公至自晉

管見曰前書公如晉此復書公至自晉亦欲識公此行之始終猶於拜汶陽田而僕僕耳夫豈知晉人之有力而無信能令汶陽之田魯得取之於齊者亦即能令汶陽之田魯必歸之於齊也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管見棘杜注汶陽田之邑在濟北蛇丘縣劉昭曰蛇丘縣有棘鄉季氏私考曰今當為肥鄉縣地凡皆定指棘為汶陽之邑也然魯以去年秋取汶陽田則既取之矣今年夏公復以拜田如晉至自晉亦未聞汶陽之邑民不服而有待於師師以圍之者兹就經文下書大雩推之當秋而雩在月令仲夏大雩之常制以外是因旱久不雨而更禱雨也禱雨能必應乎不應而穀不登民苦饑亦多洶洶於時適有魯之棘邑非即汶陽而貫近於汶陽其民鞅糾衆強劫邑吏不能禁使隷役捕之亦莫之敢攖聽其長亂先慮呲連之汶陽鬨風縱肆而其斬取之田遂不獲保此殆未

孫僑如之所由必帥師以圍棘者與春秋書之著魯之罔民也蓋魯自宣公初稅畝以備財成公復作丘甲以徵役皆務足國而不及於民至是秋而旱飢惟以一大雩奉行故事因致棘之民變叛無所出而帥師圍之是即同於田有禽利執言以獲多為僃焉爾欲不謂之罔民得乎

大雩

〔管見〕魯之大雩舉於常制之仲夏者春秋例不書其或自秋及冬而大雩則書之起隱公至此如桓公之五年書秋大雩其下即繼書曰螽此為禱螽災耳蓋大雩享帝必配以田祖本主於禱雨故小雅甫田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而亦可借以禱螽災故大田又云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但以大雩禱蟲災惟此一見而已以下僖公之十一年書秋八月大雩其十三年又書秋九月大雩與此成公三年書秋大雩皆專

為旱久不雨而禱雨也。書大雩則其為旱可知。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管見）廧咎如杜注赤狄別種左傳云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也廧咎如潰。按前魯宣公之十五年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十六年春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其黨之竄入廧咎如者蓋多有之惟晉以潞子嬰兒歸未聞加誅則羈拘于晉而已經六年而及茲魯成公之三年潞子嬰兒或因守者日習其防緩遂逸出而走匿于廧咎如廧咎如容之凡潞氏甲氏及留吁所未殄之遺類前托于廧咎如者悉依附焉故晉之郤克以衛孫良夫會師伐廧咎如徒以其容潞子嬰兒故爾潞子昔在今山西潞安府境則以北遼州一帶當即是廧咎如之所屯聚也其地介晉與衛之間衛事晉甚謹無不從及至伐廧咎如尤當借為東西遥應之聲援矣

且郤克孫良夫以鞌之戰同事猶使齊師敗績於廧咎如何有然彼為赤狄別種其俗無城郭宮室所居常徙及聞晉郤克衛孫良夫帥師將至而廧咎如之衆自潰其長莫得知名旋亦與潞子嬰兒俱潰莫知所之遂使其地為墟雖擁精銳而無所用武故春秋書曰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潰其所謂伐者名則有之其實安所得廧咎如而伐之哉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晉荀庚荀林父之後也荀林父將中軍其後為中行氏故荀庚亦以中行伯稱為晉下卿此年冬十有一月晉侯

使荀庚來聘報夏之公如晉也凡諸侯之朝方伯方伯不還朝諸侯而以聘報之其小國皆朝大國大國惟聘小國亦同今晉為大國而魯非小國公之如晉用朝禮而晉侯猶使荀庚來聘以報之是晉以方伯自處而以諸侯視公矣其習於侈為可譏若衛侯之使孫良夫來聘與晉使荀庚同以冬十有一月至其來聘者殷聘耳周官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注疏謂小聘曰問不享是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又王制云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注疏亦通謂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而要必有等差也其所稱大聘使卿者當是天子之大聘使上卿諸侯之大聘使下卿與今孫良夫為衛上卿而衛侯使來聘魯是適以聘于天子之使而用之諸侯矣其近於婚亦可譏至於公之所以接聘使者其於晉荀庚衛孫良夫以次爭其聘于廟有常禮可無論也獨其卒聘而有言各來帛加書致命則又以盟誓矣其盟為尋盟見左傳按前宣公十七年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則

此所尋之盟即以尋斷道之盟耳凡尋盟者不更刑牲歃
血惟出前盟所藏載書之戒如其辭以作策其先嘗列名
而今未得與者則不登以是使司盟北面而詔明神如禮
則畢事成公元年夏晉卿嘗尋盟于晉矣書曰臧孫許及
晉侯盟于赤棘其稱及上及也至此成公三年冬十有一
月晉衛並使卿來聘且尋盟書曰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
孫良夫盟其稱及者下及也自內卿而及外君為上及自
內君而及外卿為下及文不異而辨自明故通用及字無
他意惟是計前之同盟于斷道者曹伯既殿于公與晉侯
衛侯其邾子則尤小矣初何嘗不得同盟其同盟又何嘗
不得同日哉乃令以丙午盟荀庚丁未盟孫良夫是轉于
尋盟而失同盟之意矣至左傳推言其故謂公以荀庚之
於晉其位在三孫良夫之于衛位在上卿莫知其誰先乃
問臧孫許許輒以為衛之在晉不得為次國小國之上卿
纔當大國之下卿晉為盟主當先之此由說也公從之於
是先日盟晉荀庚之下卿後日乃盟衛孫良夫之上卿其

猶將不已。乖乎。且今日盟晉下卿之荀庚。明日又盟衛上卿之孫良夫。其辭不已瀆乎。將待乘則。公不可。以對睹。使告辭瀆則。公並不可。以對盟神。故春秋但書及荀庚盟。及孫良夫盟。而皆不書公。及其意。特以諱公者護公已爾。

鄭伐許

管見　但書鄭伐許者。著其仍是公子去疾帥師焉耳。當與前夏之伐許合看。鄭伯堅一歲而再伐許。其并許之志。爲謀甚長。夫孰料其死期將至。我觀明年書三月壬申鄭伯堅卒。亦可嗟已。

四年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管見　左傳。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前文之元年傳云。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

此其通嗣君之謂與。但以通嗣君而來聘。不必上卿。宋之有華元。猶魯之有季孫行父。皆以上卿執政。而宋公獨使華元聘魯者。蓋華元自請于宋公。而宋公使之耳。於時宋公方幼弱。未及介時。華元預謀結昏于魯以借其援。乃因來聘而與其執政之三思後行者潛商之。亦事所必有。王氏樵曰。華元之來。其為宋共公謀昏之張本乎。此說當不得以納幣在五年後。疑其太早也。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管見 去年夏。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冬。鄭再伐許。仍以公子去疾帥師而不自將者。是時鄭伯堅蓋已有疾矣。及師還。又終憤于不克。自將而伐許。無功。遂以此年三月壬申卒。

杞伯來朝

管見左傳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杜氏預曰將出叔姬先修朝禮言其故趙氏鵬飛曰叔姬不令于杞杞伯將出之彼直歸叔姬則疑魯用叔姬之讒以疾于杞故先朝於魯而言其故焉明年叔姬來歸按傳文據經杜氏趙氏二說亦足發明傳意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管見臧孫許為魯卿阿事執政季孫行父其前值宣公薨季孫行父欲逐東門氏公子遂臧孫許恕之而不敢進乃曰子欲去之許請去之至東門氏去而後臧氏得存不然臧孫許敢與季孫行父相忤則既逐東門氏旋當以臧氏為黨於東門氏而俱逐之矣復安得於成公時猶守其卿位以卒於魯哉是可知春秋於此年書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其辭若有幸焉而其卒之之意則實深譏之也云爾

公如晉

管見　去年夏。公如晉。為拜汶陽田也。今年夏四月。公復如晉者何。蓋因去年之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公既以丙午及荀庚盟矣。又念晉之來聘。足以報前此公。如晉。之拜田。至其聘已而重以盟則晉侯親魯之意為有加也。是不當有。今之公復如晉。以拜盟乎。然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彼去年夏之拜田。既涉于諂。而近利。至今年夏之拜盟。又流于諂。而足恭。都不可言。諂尤不可。言。故春秋一書公如晉。公至自晉。再書公如晉。公至自晉。如是而止。其示譏之意。並準舍不露。亦復原委可求。

葬鄭襄公

管見　鄭襄公堅。以三月卒。遂以四月葬。何其速哉。汪氏克寬曰。喪未五月。葬之速也。太不懷也。此於速葬之故未詳

季氏本曰襄公卒二月而喪其速如此必襄公以弟代兄靈公其靈公之後嗣子有爭也觀襄公子悼公不從弁而稱鄭伯則必有故而汲汲於即位治喪矣此況因速葬以推度所由而仍不盡確前左傳稱鄭公子歸生弒靈公固人欲立其弟去疾去疾讓曰必以賢則去疾不肖必以順則公子堅長堅者靈公庶弟去疾之兄也於是立子堅是為襄公然則靈公固未嘗有子矣不然國人欲立去疾去疾何以不推靈公之子乃獨讓靈公庶弟堅之為己兄者哉靈公無子而讓立之公子去疾既終事襄公堅又將繼事其子悼公費也國牀有爭而疑其速葬之惟有爭安可擬乎竊意此鄭伯堅者以今成公四年之三月壬申卒其去年夏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冬鄭復伐許皆由鄭伯堅之銳志圖許而將并之也無何許方長而數已盡遂卒其卒之日必屬其子悼公費使之述成伐許未竟之志其於禮稱諸侯以五月葬不必拘既葬則除喪即吉正君位以御戎旅公子去疾嘗將伐許而無僨事可任以治軍矣然

尤當身親泣之使士卒見其成蒔而權一無不用命乃庶幾其有濟也因是而悼公費如其遺命輙踰月而葬襄公其冬遂自將伐許

秋公至自晉

管見 左傳稱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孫行父曰晉侯必不免又稱公至自晉欲求成於楚而叛晉季孫行父以為不可公乃止若然則魯與晉當絶好矣乃明年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又明年夏公孫嬰齊如晉冬季孫行父如晉是足知晉侯之不敬公公之欲求成于楚以叛晉季孫行父之譏齊侯以不免與夫諫公以不可而止之者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此亦其類已

冬城鄆

按春秋魯地之稱鄆者有三文公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杜注鄆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員即鄆也今山東青州府沂水縣北鄆城是已此在魯之東境以東鄆稱焉一後成公十六年傳言晉執季文子于苕丘公待于鄆杜注鄆魯西邑東郡廩丘縣東有鄆城附開皇十八年改為鄆城縣今屬山東兗州府濟寧州至昭公二十五年齊侯取鄆公至自齊居于鄆地亦同之此在魯之西境以西鄆稱焉若此成公四年之冬城鄆其地與魯之東鄆西鄆無涉得其解者惟戴氏溪曰定公時齊歸鄆讙龜陰之田杜氏謂此三邑者汶陽之田也魯既得汶陽故城鄆以自固殆勝朝一統志於濟南古蹟中有汶陽田在泰安州境內即齊人歸魯以謝過者後人因呼為謝過城由是以思則此年之冬城鄆其即城此鄆讙龜陰之鄆以守汶陽田者其地在魯之北境當別于東鄆西鄆而稱北鄆矣家氏鉉翁亦嘗辨之然但知魯有二鄆以東西為判遂舉魯西鄆之在今鄆城縣者與魯北汶陽田之鄆別在今泰安

州者混而為一。輿圖具在。顧安得不按其疆域道里之遠近以求合哉。

鄭伯伐許

管見 何氏休曰。君稱伯者。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程子曰。稱鄭伯。見其不復為喪。以吉禮從戎也。按二說已盡經旨。

五年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管見 趙氏鵬飛曰。內女見出皆曰來歸。家氏鉉翁曰。杞伯來朝之明年。而後叔姬乃歸。必叔姬自不安于杞。非杞絕之也。故其卒杞復逆喪以歸。叔姬繫於杞義未絕也。吳氏澂曰。疑是叔姬無子。杞桓則有妾子為太子。叔姬心不自

安而願歸魯故叔姬既卒而杞桓復來逆其喪以歸也按數說皆與前後經文貫串

仲孫蔑如宋

管見左傳云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去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及此年春而魯使仲孫蔑報之此常事耳而春秋必書之者汪氏克寬曰蔑與華元交相聘問其情厚矣而明年蔑與僑如逼于晉令遂與伐宋之師朝玉帛而暮干戈謹於邦交者固如是乎此論足以發明所由必書之旨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管見穀齊地荀首之如齊左傳以為逆女無所據按此年冬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此晉侯之志也而其先則唯恐齊侯之不易與益以成公二年夏六月癸酉晉郤克帥師會魯衛曹

之師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此怨豈能遽釋乎既而又
思其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此
好亦猶可復修矣但齊侯不肯下人晉先以禮下之於是
使荀首如齊見齊侯言冬十有二月晉將合諸侯以同盟
於蟲牢在鄭境即約齊侯以共爲盟主其班位即降于晉
侯而得加於宋公之上與桓公三年齊侯衛侯胥命於蒲
之事同胥命者彼此相命爲侯伯也今晉侯穚以此招齊
侯無野而齊侯有必許之者晉荀首乃遂比至於穀而魯
乃使叔孫僑如往會之豈惟欲示殷勤於晉使哉搽側聞
晉以同盟約齊特令叔孫僑如趨就荀首以悉齊侯之意
向何如耳此在成公仍幼弱計不及此如執政之季孫行
父必不敢不熟慮也魯自齊侯伐我北鄙遂乞師於晉以
報齊鞌之戰經於晉獨舉郤克於曹獨舉公子首而魯則
首季孫行父即聯舉臧孫許叔孫僑如以孫嬰齊凡四卿
是爾日之戰齊師敗績[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不可當矣齊急而請
盟至秋七月己酉盟于袁婁乃[illegible]而得遂以其八月取汶

陰田。於是倚晉令齊亦不能不歸其取然則齊侯之怨魯不快之怨晉爲尤甚乎及是而晉與齊將謀同盟以釋怨修好則齊侯之必將挾晉勢以脅魯道知不遠矣觀後之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非其明證耶此在季孫行父之三思後行者同之必謝齊晉將同盟不成則魯之幸成則魯之憂也其成不成之情勢皆須急遂。晉使荀首於塗問憑之則消息焉此叔孫僑如之所由會晉荀首于穀也與晉卿並阿順季孫行父臧孫許爲最。適以去年夏四月卒故此會晉荀首于穀則以叔孫僑如行耳。

梁山崩

管見梁山。杜注。在馮翊夏陽縣北。詩奕奕梁山。水經注。河水又南經梁山原。是也。夏陽今同州韓城縣。屬陝西西安府。按此年夏晉梁山崩。與前僖公十四年秋。晉沙鹿崩。同沙鹿、沙山也。其崩之狀。如小雅所稱山冢崒崩。高岸爲谷。

深谷為陵可想見矣所由來則以地震之甚致然凡地震以山崩為甚而春秋書其甚者則自山崩而外其為城郭室廬人民之傾圮覆壓尚何待悉數耶若夫地震而未至於山崩如文公九年之秋九月癸酉襄公十六年之夏五月甲子又昭公十九年之夏五月己卯與二十三年之秋八月乙未及哀公三年之夏四月甲子春秋則皆正書地震以明變之當戒不可一遺抑又借以見地震而至山崩其變之甚者又當分別言之也再按梁山不繫之晉高氏閌曰先王之制名山大川不以封此說為允因是以推沙鹿其山在今大名府之元城縣當時不屬於衛必屬於燕而亦不定指為何國則並以其非諸侯正封之地故削之以存王制云爾而高氏本意則謂不繫之晉為天下紀異也初不知春秋書梁山崩非直山有朽壤而崩之謂乃實指言晉之地震固有若此其甚者於天下何與哉

秋大水

管見晉之梁山崩地震也魯之大水天作淫雨也池紀於天則皆天實爲之矣春秋連類書此一似泛泛以爲天災流行何國蔑有者然其語意則深譏二國之遇災而不知懼晉而安之鄭如俗稱天大由天已耳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管見入春秋以來及此年凡歷九王或崩葬並書或崩葬並不書亦或但書崩而不書葬各有義例非可執一論也值茲成公五年爲周定王之二十一年其冬十有一月己酉書天王崩亦不書葬則欲著天王之崩時以罪天下諸侯之無王耳何以見之觀下聯書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則可見矣汪氏克寬曰天子之喪人道始終之大變諸侯相見揖讓入門而聞訃則不得終禮況已聞而猶相與會盟不亦無人心乎春秋之諸侯不知有王乃至此吁可歎哉按此說深斥同盟于蟲牢之罪而於經文先書天王崩之正

旨亦
透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管見　蟲牢杜注鄭地陳留封邱縣有桐牢今桐牢亭在河南開封府封邱縣北三里按同盟于蟲牢晉侯先使荀首如齊約齊侯以並主盟故宋為公爵而齊侯得序於宋公之上也前宣公十七年六月己未公會晉侯衞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鄭伯不與蓋鄭伯邲之戰晉師敗績則背晉而與楚及鞌之戰齊師敗績復背楚而與晉故彼同盟于斷道無鄭伯此同盟于蟲牢有鄭伯也鄭伯凡與會盟皆次於宋公衞侯而先曹伯此亦因之惟楚為蜀之盟衹以鄭先齊亦猶此蟲牢之盟以齊侯先宋公且以邾子先杞伯皆臆定耳杞為伯詳見所封以備三恪者何以後於

郲子。討杞伯之與會盟。特自此蟲牢始。然則晉侯之以郲子先杞伯。殆為其常從衛道之盟。即凡為小國從霸之侶。與蟲牢為鄭地。西距晉。東距齊。道里為均。晉侯於茲定盟所者。當謂其與齊侯約並為盟主。不得使齊或嫌於就晉以盟也。且齊為初交。而同盟之諸侯衛又新服。以此而定盟所於鄭地之蟲牢。不尤可以服鄭者誇齊侯。又即因以交齊者。感鄭伯。故再按此同盟于蟲牢。當成公五年之冬十有二月己丑。凡九國。與二年之冬十有一月丙申。楚以十二國盟于蜀。大抵相類。然春秋於會蜀之盟者皆貶而稱人。於會蟲牢之盟者則皆不人之。而斥其爵。豈無貶乎。非也。觀上書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及十有二月己丑。中間纔四十日。即聯書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郲子杞伯同盟于蟲牢。新有王喪。而亟謀糾結邦交。施張霸令。是尚知有王哉。王曰天王。有崩者。即有嗣者。若奉天討以伸王法。即足知九國之君。皆當削其爵以與齊民等矣。又何待明序為人。必如蜀之盟而後為貶耶。

六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管見〕按此六年春王正月書公至自會爲自其會而同盟于蟲牢以至也及七年秋又書公至自會爲自其會而救鄭即復同盟于馬陵以至也讀者須合觀之以見公之從晉伐者其甚勤有如此若徒泥執其所書之殊地以各言其至則於經文一再書至之必詳者其旨隱矣

二月辛巳立武宮

〔管見〕高氏閱曰武公乃伯禽九世孫獻公之子於公爲十一世祖毀之已久而輙立者蓋武公在宣王時南征北伐從王師有功而謚曰武焉至成公時季孫行父自多其功一旦出私意再爲立宮聖人於此書立武宮以著季氏

代亂安作之由也按馬氏以立武宮歸罪於季孫行父亦矣但所稱自多其功之意仍謂其狃於萁之戰以為功而欲於魯先世之有武功者從立其毀廟以報之則猶未得其情矣竊憶禮記明堂位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蓋由魯於此年二月辛巳立武宮然後以武公敎之廟與魯公伯禽之廟對時為二以比周之文世室武世室耳敎之廟新立號武宮因其待謚伯禽初未謚文而其廟已久則必異其號為文宮矣凡皆季孫行父之為之者何為為此以季孫行父之世其卿及茲已歷三君後當者其有勞以從享於公廟惟平生善謀以文顯而不足於武其心又以武為較輕於文故別立武公敎之廟為武宮而以魯公伯禽之廟為文宮使他日卒葬之時猶得謚為文子以從享於魯公伯禽之文宮焉爾至其子季孫宿繼為世卿得輔襄昭二公其卒葬謚為武子則此所立之武宮以祭武公敎祔於即為[illegible]從享之廟也與

取郜

管見 公羊讀郜為邾邑當從之但此書取郜者須與前書取汶陽田沿作一例觀乃知取汶陽田於齊與其取郜於邾汶陽田本魯田郜亦本魯邑也魯之失郜為邾所侵何以遽得取之由去年冬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於是公請於晉而晉命於邾使反魯之侵地而魯乃以今年二月得取郜於邾也前之取汶陽田既由齊侯之敗於晉而為袁婁之盟此之取郜又由邾子之從於晉而為蟲牢之同盟皆倚晉令故其取之者直如物之先寄諸人至是收而得之云爾與其他侵伐圍入之言取者迥別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管見 五年傳云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六年傳云晉伯宗夏陽說衛

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

按同盟于蟲牢晉侯與齊侯並為盟主知其謀復會者在諸侯中惟齊侯之志為多宋公能忍於郭晉侯不能忍於史事齊侯則其辭會為必有之然其時同盟初畢旋辭後之復會以此處宋公之必背盟尚何疑哉以故此六年二月衛孫良夫帥師侵宋乃晉侯之命之者蓋晉自有鞌之戰以致齊師敗績實足為衛師之戰于新築而敗績者報其怨也今以侵宋之役使衛衛固惟命是聽而孫良夫之前請晉師而幸有功益當謀有以自効於晉矣至於傳言晉有伯宗夏陽說衛侯益以濟相且及新服之鄭人而多招伊雒之戎與陸渾蠻氏於經無所據則不必泥以為實可也

夏六月邾子來朝

管見自文公十四年邾子蘧篨卒子貜且立及此成公六年已在位三十四年矣而去年冬同盟於蟲牢晉侯叙其

班於杞伯之上邾子深知服從大國之利因謹遵晉令而反魯之侵地既得使魯以元年二月取鄟而又於其夏六月來朝於魯以示絕無嫌於取鄟之意然則邾子雖且之在位久諳練國故遠則倣成於晉近則彌隙於魯因時立策在中邦亦無以易此豈得以其介處僻陋而加之藐忽哉

公孫嬰齊如晉

管見　魯之取鄟于邾晉令也即可知公孫嬰齊如晉為拜取鄟云爾

壬申鄭伯費卒

管見　前之四年春三月壬申鄭伯堅卒及夏四月甲寅即書葬鄭襄公中間纔四十三日旬來廢禮速葬者莫此為甚矣至鄭伯堅之以三年再伐許事未竟而卒其卒雖嘗有遺言謂毋制不必拘而伐許乃其急務也鄭伯費親承遺

亂命，[illegible]滅喪紀，於是踰月而葬其先君，比於士，未及踰年改元，不稱鄭子而稱鄭伯，樂成君位，以吉服從戎，此其天性天良皆歸泯沒，是尚有生理乎，即位不及二年，遂卒，鄭人謚曰悼公。悼，傷也，憐愛也。謚法中年早夭曰悼，值茲成公六年夏六月壬申，鄭伯費卒，猶是中年，早夭耳，乃不見其可傷而翻以為幸，不見其可憐愛而猶不勝其疾惡焉，於悼之義何居，故春秋不書葬鄭悼公，特欲削其謚以重加之貶，絕亦嚴已哉。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管見】左傳云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胡傳云，左氏載此師為晉命。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焉，則此師為晉而舉，非魯志明矣。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伐志乎戰，侵不志乎戰也。此年春二月，衛孫良夫帥師侵宋，越夏而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復帥師侵宋，皆為晉命，即可知其主於侵，不主於伐，亦皆為晉命矣。存晉之意，要不過欲

使宋公知所警懼卒無敢背於盟卒之同盟焉耳故魯之以晉命侵宋使仲孫蔑為主而以叔孫僑如佐小謂蔑不強於僑如而其賢加人一等以為單帥乃足僑如不得以專兵自用別生事端或至與晉命之主侵不主伐者有所乘違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管見左傳云鄭從晉故也此說無可疑

冬季孫行父如晉

管見趙氏鵬飛曰公孫嬰齊如晉既返而二大夫侵宋晉命也侵宋之師既返而季孫行父如晉報宋之屈耳明年救鄭之役宋復從晉者魯故也按此年秋仲孫蔑叔孫僑如之侵宋本由晉命晉亦必因夏六月之公孫嬰齊如晉

以命之其情勢應然且晉有伐宋之命為宋之同盟於蟲牢而辭從之復會也脫令衛一役宋[illegible]再伐宋而宋不至晉必有大舉以伐宋者而其後晉師不興則背[illegible]之說[illegible]宋固以使通其誠於仲孫蔑與叔孫僑如矣而是師還而魯復別以季孫行父如晉報宋之前辭後會初不以保[illegible]終焉其情勢亦應然也至左傳以為晉適遷于新田魯賀之故季孫行父如晉然晉之遷國不見於經則所稱賀遷者究屬虛而無著已爾

晉欒書帥師救鄭

晉見此年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晉欒書帥師救鄭者以去年冬十有一月己丑鄭伯之同盟于蟲牢適新背楚而即晉也然傳言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亦侵蔡而還莫敢遂伐楚故春秋但書救鄭而止所以譏晉之此役不能禁楚之不再伐鄭亦即不能保鄭之不復從楚云爾

七年

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管見按此書鼷鼠食郊牛角謂其於頭之戴角處食之故獨指角言耳嘗質諸老農皆言牛之角根皆有毛蔽之其中或自生螃毛蟲小如蚤黑色嚙牛癢而不痛牛以頭就樹木擦之角根毛脫周圍濶寸許不治則成瘡鵲生蟲子塗之乃愈以此證之本草於鼷鼠曰甘口鼠其口甘即牛所以不知其嚙之痛也又曰鼷鼠極細癢不可見其細至於難見即人所由莫防其如蚤而黑之將嚙牛也此實與俗稱螃毛蟲者恰合矣然則鼷鼠之鼷從奚奚為何義目之為鼠而號以鼷殆怪其無鼠之形狀而實有鼠之殘害也與魯於此年之正春將有事於郊其牛之在滌既逕三

月而然後鼷鼠食其角之處毛脫而皮見焉則郊牛之角不可以稱全具惡得用以郊乎然郊爲魯之成禮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此天子之禮也將有事於郊而滌以牛災不獲行事國既無光君安受福其私哀有不能以已者故前宣公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則改卜牛未嘗遂不郊也及改卜牛而牛又死乃不郊至此成公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則亦改卜牛未嘗遂免牛也及改卜牛而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免牛即是不郊豈三年之改卜牛牛死無可免故直言不郊其不郊與免牛並用乃字作轉者其皆有無奈何之意而私哀亦猶有不能以已者故宣之牛死不郊即聯書猶三望成之牛不死而免牛不郊亦卒聯書猶三望也

吳伐郯

晉見吳始見經李氏廉曰吳自太伯奔吳五世至周章而武王克殷因封之吳又十四世至壽夢而始大僭稱王此即壽夢之二年也其先成公二年楚申公巫臣奔晉求通吳以罷楚於是吳兵始及上國矣按此書吳伐郯郯在今山東兗州府郯城縣境與魯接壤吳何故而伐郯蓋由申公巫臣自晉適吳將通吳於晉而先使吳通其道於郯故伐之耳郯之道何以見其不通而有待於伐左傳稱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晉假道於莒莒在郯東郯之適吳於道較直何乃舍郯而趨莒哉是必先嘗假道於郯而郯卻之不得達乃迂遠而從莒也故既至吳而謀通吳於晉雖真其子狐庸使為行人亦猶恐郯非素附於吳不免終為梗耳於是思有以脅郯謂郯本微國初不屑通以貨賄也以武臨之其敢不惟命是聽乎從可知伐郯之役惟使其道得通俾有吳而北至郯自郯而西至晉不留不處式遄其行則已矣非別有所利於郯也至後秋八月之書吳入州來州來亦微國久服屬於楚以齊甘惡疾楚因疾州來嘗

吳師之既入必將因而取之尤懼不能以遂滅之豈得同此春正月之但書吳伐郯也哉

夏五月曹伯來朝

【管見】曹伯來朝殆因吳之伐郯而有戒心乃就謀於魯耳入春秋以來吳師未嘗及中國猶與楚為敵讐而已及此年春正月吳乃伐郯郯在魯南曹在魯西吳伐郯不已能無遂伐曹乎魯以大國介郯與曹之間亦當有備在魯君雖仍幼弱其執政季孫行父以三思後行聞於外必善謀者故以夏五月來朝欲問魯之所以待吳而自為之計也豈無事時之諸侯相見特為邦交之常禮哉

不郊猶三望

【管見】前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免牲即是不郊至宣之三年及此成之七年並以牛有

災而不郊其不郊之故雖與卜郊之四不從有異而其以不郊猶三望者則同違舊事也然又不能以無別焉宣三年之改卜牛以郊牛作祀帝其口傷則改卜稷牛以為帝牛郊特牲云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以稷牛為帝牛則不待更經在滌之三月而可以郊矣至改卜牛而牛又死乃不郊而其猶三望者固不出於春正月也若此成七年之改卜牛以鼷鼠食郊牛角帝牛不吉而後更無可用之稷牛蓋魯之用郊久而忸於稷牛惟具遂不復與帝牛同在滌三月耳於是自春正月之改卜牛必更經在滌之三月而後得為郊牛也此孟春之郊所由必遲之而至於仲夏五月與無何及夏五月將郊而改卜之郊牛鼷鼠又食其角則魯雖欲郊而卒無所用以郊者乃特免牛不郊而以猶三望畢乃事焉按前書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即繼書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其意蓋包此夏五月之不郊而統言之以記是年魯郊之用牛其災之貴異有如此者況指為春正月已免牛何以至於夏五月乃不郊

乎。何須知其中閒二、三、四月，即為所改卜之牛在滌，而總鼠又食其角之月，乃不至有虛月耳。蓋鼷鼠雖以鼷名，而實則蟲類，極小。或潛生於牛首以囓其角，人初不覺，遂得見其所食之處。而以角指之。其積日經時，亦約略及三月矣。觀先所卜之郊牛，初必三月在滌，起於去年之冬十月，其有司朝夕芻之，君又當朔月月半巡之，彼鼷鼠之食其角，若非久而後見，豈至待此年春正月之將郊，而始改卜牛哉。夫鼷鼠之為災，先卜牛而食其角，當春正月改卜牛而又食其角，當夏五月，非偶見也。一似帝心之卒不順其郊者然。此其免牛而不郊，固宜然，而猶三望之不已，則亦襲前人、聽定之禮，而不知其非，焉爾。其三望之辨，詳見前。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

戊辰同盟于馬陵

管見去年冬楚公子嬰齊師師伐鄭冬晉欒書師師救鄭傳謂晉師遇楚師于繞角楚師還似畏晉而避之者然及此年秋楚復伐鄭猶是公子嬰齊師師也於是晉侯自將合公與齊侯宋公衛侯曹伯及莒子邾子杞伯凡九國之師以救鄭殆欲并力以挫公子嬰齊之師即得抑強楚而成霸業焉耳比至鄭楚師又還與前欒書之遇于繞角同豈誠畏晉而避之哉蓋楚之伐鄭以為救之者必晉也晉或獨救之又或攜諸侯救之皆不可知惟主於晉救至則楚師還晉救去則楚師又出楚能數伐鄭晉能數救鄭也又能數勤諸侯以救鄭乎其定謀如此以故此年之晉楚爭鄭皆以私鬭搆怨而春秋皆書楚公子嬰齊師師伐鄭既不以退暴而削其氏即聯書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亦不以同黨而削其爵焉其意欲見楚之一公子能使九國之衛公侯伯子以爲君者救

救鄭之名以動衆興師無及於楚亦無功於鄭而皆厭然以返費足為中國之深恥也至於兵車之會徒勞乃以衣裳之會相續秋八月同盟于馬陵亦聊借有事以為此行之不虛而已共同盟與救鄭無涉王氏葆曰諸侯有宋誓在馬宋以五年辭會魯衛受晉命而從之晉自晉文之卒至是始與盟約故知其因馬陵之盟以因結之耳馬陵杜注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隋開皇六年析元城縣地置馬陵縣大業初省今直隸大名府治東南十五里有馬陵城

公至自會

晉見此會本主救鄭而僅以同盟于馬陵終焉晉不得志魯亦從從此從耳故[illegible]文特書公至自會以冷諷之

吳入州來

管見州來。杜注。楚邑。淮南下蔡縣是也。哀二年。蔡昭侯自新蔡遷於州來。謂之下蔡。漢置下蔡縣。今壽州北三十里。有下蔡城。劉氏敞曰。左氏以謂州來楚邑。非也。州來小國。世服於楚。未嘗特與諸侯盟會。謂州來真楚邑。則背於經矣。嚴氏啟隆曰。州來迤北。則晉。迤南而西。則楚。吳得州來。可以窺楚。楚控州來。可以禦吳。故州來。吳楚之扼亢也。按州來為小國。久服於楚。在今壽州境。壽州濱淮。吳之入州來。蓋以舟師。自今淮安溯流而上。至州來。頓舍舟於淮。而以師入之。出其不意。非有待於圍而後入也。後及昭公十三年。吳滅州來。則撫而有之矣。嚴氏謂吳得州來。可以窺楚。此論亦允。觀定公四年冬。吳入郢。傳云。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吳為之伐楚。舍舟於淮。汭注。謂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彼其先之乘舟於淮。非即其舟於濱淮之州來而因以乘之乎。然則此書吳入州來。非獨為滅州來發。其端也。即吳之入郢。亦謂自此入州來始。可矣。

冬大雩

管見 雩主禱雨。魯以用天子禮祀帝於郊。故雩皆稱大。秋書大雩者。凡二十有一。其二十並在秋。或時或月。惟此一年之大雩。獨在冬。則何以故。蓋由魯值秋旱。禾不登。麥亦不殖。而公以是秋會師救鄭。及八月戊辰。乃同盟于馬陵。而還。當其公至自會。則亦秋盡。而為冬矣。其大雩者。亦知其過時而舉之無益。聊用存行故事焉爾。

衛孫林父出奔晉

管見 左傳云。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戚為杜氏預曰。戚孫[illegible]林父出奔之後。戚隨屬晉。衛氏亂。飛曰孫氏。[illegible]衛[illegible]良[illegible]始。良夫見經六。專盟者二。專兵者四。會盟征伐。既一小[illegible]于世。及其子。安得不橫哉。林父良夫之子也。定公不惡其橫。不能無憾於心。然未加譴而林父奔晉。訴於大國而內抗其君。其罪可

勝誅乎。晉不能治。反戚於衛。獎其臣以逆其君。十四年。卒自晉入衛。晉反之也。其後沒[illegible]其[illegible]至襄二十六年。入於戚以叛。聖人始終著之。首書其奔。[illegible]書其叛。林父之罪。無所逃矣。按此後經文。絕不見有書孫良夫者。蓋於是年。已卒。子林父又襲為卿。定公乃不堪其專而思逐之耳。他罪未有聞。只觀林父之出奔。輒敢以孫氏世食之戚邑。往屬諸晉。其專不已大著哉。至衛侯如晉。晉反戚焉。非不敢有衛之邑也。其在令反戚于衛之意。即為他時欲復歸孫林父于衛之意也與。

八年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管見】趙氏鵬飛曰。晉初為鞌之戰。魯實傾國以從。故使取汶陽之田。以報功於魯。既敗齊師。頃公屈已以事晉。晉自

文公之後，齊楚以東方強侯未嘗屈於晉也。戰鞌一敗，銳鋒頓挫。蟲牢之盟，救鄭之役，執兵歃血，惟晉是從。晉得齊之服為榮多矣，故常以取其田為負也。魯人得田，晉實無補，而負齊為多；魯人失田，晉實無傷，而於齊為惠。故穿使魯失田，而晉無負於齊，此所以有韓穿之來言也。汪氏克寬曰：曰來言，則見晉命之緩，蓋自知其言之不順，而未能必魯之從否也。曰歸之于，則見取魯田之易。晉卿之一言，重于三軍，而不敢固拒也。按二說推闡極透。再韓穿之來言，未審如何措辭。觀公羊傳云：鞌之戰，齊師敗績，齊侯歸，弔死問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取侵地。此雖以飾說欺人，然齊侯不若是之刻苦，何所因以乞憐於晉；晉侯不必是之感，又何緣得使韓穿代請於魯乎。是則以公羊傳為當時來言之情狀可矣。若左氏稱季孫行父之私於韓穿，則直斥晉侯之無信義。又兩引詩詞，以晉比於淫奔之二三其德，遂究論晉之不達猶者必失諸侯。此可令

韓穿。沒之於晉侯。哉肆口詆訾而卒之。未聞汶陽之田不歸之於齊也。田卒歸齊。而於晉侯之使。韓穿來言者。轉不免多所觸忤。在季孫行父。亦當不出於此。更徵之明年春正月晉合諸侯以同盟於蒲。公不能以失汶陽田辭晉。不會。則當此年之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者。心雖不欲。而其使責讓其言。復剴切。公獨何能不唯唯以聽命耶。

晉欒書帥師侵蔡

【管見】杜氏預曰。侵蔡報伐鄭也。高氏閌曰。晉得齊之後。與盡得諸侯也。按二説當合看。蔡一服晉而楚必頻伐之。蔡久服楚而晉乃頓侵之。以為相報。是晉所以興師之名也。而其欲盡得諸侯則亦有是隱情矣。蓋晉自成之五年十二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七年秋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

杞伯救鄭卄夏之諸侯唯陳蔡未得與耳蔡尤近楚若侵蔡而蔡服於晉陳當從之可不勞更用師也然蔡自僖公二十八年及晉文盟于踐土其後專事楚至今已四十有八年前惟文公十五年晉郤缺師師一伐蔡入焉而卒未能復使之從晉也則此欒書侵蔡之役有濟乎且其侵蔡之名以爲報伐鄭鄭之譎詐翻覆朝晉而暮楚恬不爲怪亦何可恃其心之無貳也觀於明年春正月晉合諸侯同盟于蒲鄭伯在焉及秋七月而晉執鄭伯復使欒書帥師伐鄭猶是欒書也而其帥師伐鄭與今年之帥師侵蔡以救楚之伐鄭者其情事大相刺謬亦可嗤矣

公孫嬰齊如莒

管見 高氏閌曰因馬陵之盟始復與莒通此說有據按前宣公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宣八年冬莒取魯鄫邑故城平陽以備之九年秋魯復於莒取根牟報取鄫也十一年夏公孫歸父會齊師伐莒魯

莒之搆怨其見於經者如此及十八年冬十月宣公薨成公立既八年矣以去年秋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則公與莒子其足以釋怨而敦好者此其緣矣故魯以今年春使公孫嬰齊如莒為莒之同盟于馬陵不復安於僻陋而先以禮下之也至左傳以為公孫嬰齊自逆婦於莒未見其確

宋公使華元來聘

管見 左傳云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按此前四年宋公使華元來聘已達請昏于魯之意緣宋公未及昏時乃以此年來聘復申前約而舉昏禮耳再按華元為宋上卿執政雖君之取夫人亦將為主故春秋特以宋公冠之儀禮記凡昏禮命使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此稱宋公使華元來聘亦即緣躬命之禮以抑華元之專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管見按華元已為宋公聘伯姬矣納幣則因其成事耳使公孫壽者必華元也而春秋亦以宋公冠之又孰非絲綸命之禮以抑華元之專也歟孫氏覺曰納幣禮之小者無事則不書宋公納幣則書之所以起伯姬之賢也婦人不與外事其行事不關見於人惟備書之可以見其賢爾伯姬傅母不至不下堂卒以火死春秋賢之故書其納幣致女以及後之卒葬皆無遺焉汪氏克寬曰九年季文子致女復命穆姜再拜則知伯姬乃宣公女穆姜之所出而成公之妹耳十四年成公始娶於齊顧安得有女以妻宋公也哉以上二說皆辨晳並錄之以見伯姬之始末焉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管見據左傳所載趙嬰通于趙莊姬莊姬為晉成公之女趙朔之妻也朔為趙盾之子而趙嬰之姪也嬰以叔父下淫其姪婦其兄趙同趙括不自安放嬰于齊趙莊姬為趙嬰之出亡故譖於晉侯曰原同屏括將為亂欒郤為徵晉

以是殺趙同趙括故春秋不去其官書曰晉殺其大夫一似訝其大刑已施而二大夫之罪固未嘗顯白焉耳而又不唯此而已討趙氏之大夫有其罪顯白者初不問其殺之則尤可訝也蓋晉趙氏之盛始自趙衰衰四子以趙盾為嫡而趙同趙括次之其季則趙嬰彼趙嬰之無行在成公四年傳已載晉趙嬰通于趙莊姬其罪既顯白矣先王之法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滅為誅滅是猶得免於殺乎而晉初不問其為放諸齊者實乃聽其兄趙同趙括之縱舍以逸也若趙盾之謀大逆在宣公二年傳已載晉大史董狐書趙盾弒其君夷皋其罪尤顯白矣先王之法放弒其君則殘之殘當轘其尸又豈特通言殺乎而晉卒不問其得晏然于晉者實早任其弟趙同趙括之容隱不發也異哉頻有信讞皆無誅適有疑獄乃立決從可知春秋於此年夏書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其致慨者深遠矣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管見按天王改稱天子錫公命改稱賜公命在經文必非無意竊思天子臨涖諸侯則稱王天王受於庶民則稱十錫與賜之義雖通試命言之命降於諸侯如車旂服物之類則稱錫命降于庶民如職銜封誥之類則稱賜猶之賜義為與禮記玉藻云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注謂君子小人辨以位君子曰賜小人曰與凡常物之逮下亦有此分別則命之曰錫曰賜其不能混而一之可知此成公八年秋七月書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不書天王使召伯來錫公命者譏公之屑此命幾同於無位之庶民或納金於王之太府以邀其榮寵焉爾何以見之前文公元年夏四月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文公何以得此于王哉觀其來錫命者即後九年來求金之毛伯文公始因毛伯賂王以金故得王之錫命王亦即使毛伯來錫之與今成公亦踵前事而行焉者惟此召伯之來其後不更來以同毛伯之求金則無以徵其用賂於王矣故前稱天王此改稱天子前稱錫公命此改稱賜公命使人喻召伯之來本為天王

之錫。公命。覺無以別于天子之賜庶民命也。庶民非有位者。苟。非。納金。於。天子。何由得賜命哉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管見）陸氏淳曰。杞叔姬雖出。卒于魯而猶繫之杞者。為喪歸杞。故也。按此說與前後經文一串。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管見）按申公巫臣。欲通吳于晉。初自晉適吳。過郯。必。郯之不肯。假道。乃。自。莒。入吳。故當去年春正月。使吳伐郯。及自吳還晉。又過郯。亦。必。郯之。不肯。假道。仍。自。莒。歸晉。故當今年冬十月。復使晉伐郯也。晉伐郯之役。使士燮來會師。而必將之以聘者。殆恐先。執春。之魯。從。晉令。以。歸。田。于齊。而。後。徐。白。此。冬。之。晉。欲。請。師。使。魯。得。與。齊。人。邾。人。伐。郯。耳。前

晉侯之同盟于蟲牢再同盟于馬陵公[illegible][illegible]侯[illegible]于[illegible]與焉齊侯新與晉而得拜其賜汶陽田之惠郯子新事晉而亦重逃其班先杞伯之喪及兄而使會士燮伐郯其能不惟命是聽乎至若魯成公之初立即使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以結大援二年齊伐我北鄙晉使郤克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魯因得取汶陽田於今凡七年矣及齊頃公屈己事晉晉復令以汶陽田歸之于齊魯雖不欲而韓穿之來言其辭婉魯亦不能固執則今之會伐郯者復有士燮之來聘其禮加魯又胡能不隱忍從事哉所叔孫僑如會晉士燮皆卿也則齊人邾人之非齊侯邾子斷可知矣但人為貶辭春秋特以貶國君耳其臣雖為卿固並不足當此貶矣況師以臣將必受君命何用命君而貶其臣乎即如魯叔孫僑如與晉士燮之會伐郯一皆受命于公與晉侯則卿來一如其君來也在春秋之示貶于齊人邾人亦即以例貶魯晉者其不稱定叔孫僑如及士燮亦斷可知矣

衛人來媵

管見此八年冬十月衛人来媵九年夏晋人来媵十年五月齊人来媵傳說皆指為媵伯姬恐未必然蓋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矣衛人来媵猶在伯姬未歸于宋之前若晋人齊人之来媵則後于伯姬之歸宋者或更數月踰時或更十數月踰年何得以為媵伯姬耶且魯女伯姬為宋姉夫人而欲屈衛晋齊三國之女為之媵各從以二娣姪於情事亦太遠矣竊意媵本妾之別名成公以幼弱即位殆及此八年而可以昏然猶遲之至於十有四年秋乃皆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因是未娶夫人而先納妾自八年至十年初稱衛人来媵再稱晋人来媵又再稱齊人来媵皆由買而得之人為男女之通號又房中置妾亦通號為人賤之也可知此叅媵者其来異地得以衛晋齊别之而其来者媵則同是當以人概之而曰衛人晋人齊人矣然公之娶

夫人可更繼六年而其求諸衛晉齊以納妾若於三年未嘗有聞彼季孫行父之樹其君豈誠置若罔聞哉蓋歷見隱桓以來及莊凡八君惟莊公同為嫡夫人之長子其文公之母皆姜是嫡與否亦無明文然則魯之繼世嫡寡多不利而庶孽乃無虞固其常也以是思季孫行父之以忠聞其為君成公謀國家定社稷者即在此衛人晉人齊人之來媵也與觀後十四年公娶夫人姜氏十八年公薨夫人未有子立其妾定姒之子為襄公姒為杞姓夏之後多歷年所其踈族之微賤者散在四方有女好遂聞魯使將為其君買妾以充後宮待追恤夫人為之媵遂售之亦足料此八年九年十年中衛人來媵晉人來媵齊人來媵在定姒必居一焉此外二媵亦不當泥求諸姜之大姓與姬之同姓也彼以得媵之處繫之其人焉爾。

九年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管見家氏鉉翁曰。夫婦大倫。有過而出。不獲已也。而禮有無子而出。禮之疑也。檀弓有孔氏不喪出母。又疑也。觀春秋書叔姬之事。見聖人厚倫之意。自始歸至卒以及逆喪皆繫之杞。是與其能歸而為之善也。未聞既出而遂絕既絕而不可復也。彼謂子思不喪出母。齊東傳聞之說。不可不辨。按叔姬本以無子而自歸。非出也。杞伯逆其喪以歸則必與其妾及妾之子。皆為叔姬服。爲此亦亡於禮者之禮。其動也中。春秋書之無貶辭。則無子出之疑。與夫孔氏不喪出母之疑皆可釋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管見左傳云爲歸汶陽之田於齊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又云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於此盟其於會吳其名則恐諸侯之七八而尋馬陵之盟也故晉之此行將始會吳亦可不以吳人不至爲恧然吳與其皆蠻邦晉同盟以謀外楚復同盟以恩會吳且不悖哉而春秋乃書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皆不削其國爵以貶而稱人者特不欲爲蠻邦而抑諸夏聊以存其體焉耳前盟馬陵之諸侯惟邾子在其國不與殆以晉期會吳于蒲吳來道必經邾乃獨留以逆吳于境而即陰以備吳也與蒲杜注衛地路史注衛之蒲在今河南開封府長垣縣東北十里子路所宰邑也

公至自會

管見書公至自會譏晉之將始會吳而吳人不至徒以勸諸侯云爾

二月伯姬歸于宋

管見此魯成公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歸宋七年。當成之十五年夏六月。宋公固卒。而是年三月癸丑已書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然則伯姬歸宋之七年中。雖未嘗孫于而稚甚矣。蓋宋公固之娶夫人由華元主之。不欲其蚤有世子。而先聽其御妾乃使求媵納之。與魯季孫行父之事成公以三年而頻致衛人晉人齊人之來媵者畧同。故伯姬之歸宋纔七年。其妾子名成。既得奉之。會諸侯以盟戚也。成之會盟于戚。何以得稱世子。由伯姬以宋公數近女而致疾。竊慮其不能久存。遂亟為宗社計。欲宋公以成為世子立之。使無身後之憂。可不謂賢乎。伯姬為夫人七年。宋公固卒。世子成繼之伯姬為君嫡母者又三十三年。當魯襄公之三十年夏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死于火也。穀梁傳云伯姬之舍失火。左右再請避之。入以保傅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此

其言雖傳而其不言之隱則未得盡傳也蓋自宋公成即
位以姬有子而旋罹患亦已傷矣猶緣所前立之世子成
復有世子痤為之後又得有庶弟佐以翼世子俠不孤焉
時伯姬所常朐背以為國祚之綿長於是乎有賴也無何
宋公成之二十九年當魯襄公之二十六年一旦生庶孽
奪嫡之禍遂至宋公殺其世子痤以佐為世子伯姬亂兹
家難不及救正鬱鬱獨處無意於人世益晨夕祈死若久
之越四年而其居舍火夜作伯姬知為神應如願即自入
室為門雖有能為君母而焦頭爛額者亦無從得入哭如
其泉如焚如死如炎缺燭天瑞然坐化伯姬竊謂歸宋以
來所謂存吾顧者歿吾常即此而是他尚何言哉若然則
穀梁成其請避不許云云亦獨據所傳聞以表章伯姬猶
未為實錄也而在當時之哀其守禮待或後惜其不達於
析故左氏並記之曰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
義事也夫豈知伯姬之
賢匹亦有其不可測哉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管見公羊傳云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按之經旨爲合至致女之禮諸家說致字義多未安由曲禮通之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是知致之爲言謝也女嫁三月旣廟見於是始謝女道而成婦道故言致女以明其成婦耳斯殆嫁女于國君爲夫人者乃有是禮與今年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雖不定指何月亦必及三月可知國君致女不必使卿而魯以季孫行父如宋者宋之有華元猶魯之有季孫行父也其私交已久魯當如宋致女季孫行父盖自請於公而公許之者春秋書曰季孫行父如宋致女以爲譏其如宋之意特爲華元而貿輕于致女可矣又以爲譏其如宋之意實爲華元而反重于致女亦可矣若讀者但據傳言致女爲錄伯姬遂謂季孫行父之如宋固無譏焉於經旨究爲未備

晉人來媵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管見董氏仲舒曰頃公齊桓之孫伯主之餘業即位九年未嘗一與會盟之事有怒魯衛之志伐魯入其北鄙伐衛敗之新築大國往聘慢而不敬晉魯俱怒合四國之衆困之于鞌大辱身幾亡國為天下笑又史記齊世家云齊頃公以其十年敗績于鞌十一年屈身朝晉歸而弛苑囿薄賦歛振孤問疾虛積粟以救民民亦大說厚禮諸侯竟頃公卒百姓附諸侯不犯以此論之則其卒之先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謂齊侯七年不飲酒食肉亦非畫餅辭矣夫頃公懲于初恃殭橫喪師辱國一旦翻然改圖獨從事於慈惠恭儉豈非弗克於厥初者亦獲圖惟厥終也哉致春秋既書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再書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與明年之晉晉侯獳卒而不書

薨者異焉。謚法：甄心動懼曰頃。此其一也。甄，為陶人作瓦之法，以圓桶附泥為之，下有盤，其心居中，能運轉。是以人之有回心以易行者，借其象曰甄心。向之心溟然，令則動。向之心悍然，令則懼。是所謂甄心動懼也。齊侯無野有合於此。乃特書薨齊頃公以存其謚，亦欲著其悔過遷善之心。終有不可沒焉爾。至晉侯獳之卒，及薨，以景謚。謚法：布義行剛曰景。此亦其一也。彼晉侯獳之生，平其犯義逞剛者，不與論。當其將死，左傳謂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

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厠。遂以為殉。殺晉侯孺以夏五月丙午卒。麥登已兩月矣。則其欲食新者。殺也。穀早及六十日而熟。亦可食。將食新而召示桑田巫殺之。惡其言之中耳。危哉秦醫。苟非有。二豎子先然致之。疾不可為之云。詎不足以殺其身乎。大凡凶人為不善。沒身不悔。晉侯孺負膏肓之病。在鬲上心下。亂氣役憤。陰血周作。張脉僨興。外强中乾。大命近止。其胸臆之骨。閉積。不能破也。乃其自卒及楚。猶讖以景。景為光。明之象。與骨閉大相背違。此春秋所由不書楚晉景公以削其謚與。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管見。此為鄭成公論之三年也。左傳謂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是為貳於楚矣。但楚素恃強而忽以重賂來[illegible][illegible]將以求鄭。而鄭亦莫敢不諾。所由然未[illegible][illegible]可攻也。以鄭世家云。前鄭悼公費之元年。許靈公惡

鄭於楚悼公使弟睔於楚自訟訟不直楚囚睔於是鄭悼公來與晉平遂覯睔私於楚子反子反言歸睔於鄭二年悼公卒立其弟睔是為成公成公三年楚共王曰鄭成公孤有德焉乃使人來盟成公亦遂私與之盟是年秋成公朝晉晉曰鄭私平于楚執之使欒書伐鄭據此則經文於春正月方書鄭伯會晉侯同盟於蒲未幾而秋復突書晉人執鄭伯使欒書帥師伐鄭亦不覺其情事之乖違為太甚矣惟計鄭之怨晉怨楚其無信已非一日而晉之與楚數爭鄭者無若楚何而獨思逞憤于鄭遂至執其君以伐其國是為大不義也可無加之貶絕而稱人哉至若伐鄭而鄭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又楚人聞晉之伐鄭亦使子重帥師侵陳以救之並見左傳王氏樵曰殺伯蠲不書既執其君舉重也楚侵陳以救鄭不書不與其救也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管見春秋書葬者不一例此則特與明年晉侯獳之不書葬者作反對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管見　初申公巫臣自楚奔晉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壽夢由是得申公巫臣遂為楚患故楚人以吳晉之通怨申公巫臣之適吳並怨莒渠邱公朱之聽假道也及茲成公九年冬十有一月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職此之由耳庚申莒潰非叛其君也莒地僻陋值楚師以庚申至不抗楚輒相率散走山谷以示怯楚不待圍而莒城一空其別邑有鄆楚師復自莒長驅皆如入無人之境而已楚師易莒不設備乃失其稗將焉觀左傳所載謂莒人囚楚公子平何以得囚耶又謂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何以敢殺耶細玩經書莒潰則鄆之隨潰可知即此書楚人入鄆

則莒之先入亦可知是豈莒子與其羣臣百姓畏楚師誠甚皆倉卒不知所為遂委而去之以任其充斥哉蓋楚師來而待之以潰者使之無可得而縱之以入者使之無可攫取獨開楚之親貴有公子平實佐軍事亟共謀以間執獲因而殺之亦足以威主帥公子嬰齊而貽辱於楚王審矣俄而莒志竟成則楚之此役在今之無功忍恥不足論在先之恃強逞憤重可貶也故春秋人之曰楚人楚人孰謂謂楚子耳公子嬰齊之帥師師命由楚子則卿將猶之君將不得以楚子未始親行而寬其責備也

且春秋人字貶例但為君設不得以臣參之

秦人白狄伐晉

（管見）家氏鉉翁曰宣八年書晉師白狄伐秦譏在晉也然晉猶書師今書秦人白狄伐晉貶秦也奚貶乎以其黨於楚而為之出師也按此說最得經旨蓋爾時晉楚爭強晉在北楚在南惟秦吳據壤于楚亦惟西秦睽於晉晉之

所迎於吳若將以害楚而楚之久結於秦者賴以牽晉於吳吳師未及楚而秦師已及晉矣今楚為楚子蔽其前則楚于宋與秦伯嬴同將文公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共滅庸楚以庸地之錯入於秦者畀秦以為之秦伯是通好於伯嬴平秦伯稱繆之及秦伯嬴秦伯嬴與楚子霸同時成公二年楚子審襲前楚子旅側霸之餘業大分霸伏以豈于蜀蜀為魯地之湖于齊者距秦遠秦伯榮愍然背來克襄其事此情之和協亦孔固矣然則此戍之九年書秦人白狄伐晉秦主兵家氏謂其嘗於楚而為之出師者豈不誠然乎哉至秦之伐晉而借助于白狄非期其來會特約以通應耳白狄赤狄皆狄類赤狄前據今潞安故其民稱潞子若自潞安以外及遼州一帶僻地有隋谷如則白狄當亦在焉此介晉之東北鄜因是宣公八年晉人亦嘗以白狄伐秦也及宣之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十六年又滅赤狄甲氏及留吁白狄傷其類固必有背晉而向秦者此所以猶是白狄晉得因之以伐秦而秦

亦得因之以伐晉也與惟秦與白狄隔于晉會師為難乃使潞約白狄同日舉兵秦伐晉之西南衛其前白狄伐晉之東北牽其後作夾攻之勢使晉不得兼顧必堅守不出也如是則秦得師徒無虧而晉之邊疆大為搖蕩亦足藉口以從于楚矣豈必其大克而深入哉故春秋亦但書伐晉而止其卒無戰無圍無入無取之可言也夫秦之先世嘗以霸西戎稱矣至是而為楚[illegible]所役懼不競又引非我族類之白狄為與秦伯其何以自立乎貶而稱人固宜

鄭人圍許

〔管見〕左傳云鄭人圍許示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注云此秋晉執鄭伯鄭不求服于晉而出師以圍許示晉不以執其君為急也紓緩也勿亟遣使請晉示欲更立君也晉恐鄭別立君而執一人為無益必歸鄭伯焉此明年晉侯歸鄭伯張本按傳注皆得圍許之意惟鄭人二字無為鄭

未有君誰為動大衆以圍許耶觀左傳亦稱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遂立鄭伯之弟公子繻是為改立君矣鄭伯歸執而改立君其君也與哉從可知此皆鄭人圍許其鄭人若所改立之君公子繻耳既改立公子繻旋即殺公子繻以圍許所以示晉也援之事勢並當在此九年冬十有一月而傳未嘗此鄭人若本所改立公子繻之非君乃於閒許之後及十年三月始言公子班立公子繻則不免于誤矣又按鄭之改立君將以示晉而必有事于圍許有非特示以有君亦且欲示以能君也何以言之成三年以鄭伯堅使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冬再伐許以四年春三月卒鄭伯費繼之未及改元遂自將伐許人以即位踰年而卒其嗣立者為鄭伯睔既三年亦未始忘情于許而忽為晉所執鄭無君乃改立君以守其國國之大事在戎而改立之君他務未遑摂欲纘承先世圍許未就之緒而出師圍之與欲定居克奮厥武可不謂能君乎而春秋必貶而人之者嚴君臣之定分也如後成十五年傳云春會于戚討曹

成公也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諸侯將見曹伯之弟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以此衡鄭公子繻鄭以其君被執而改立君公子繻帳當之殆何以為儼然一君矣其君也與哉

城中城

【管見】趙氏鵬飛曰前者楚人伐莒莒潰遂入鄆鄆遁于魯魯實懼之今城中城備不虞也中城雖遠于楚視莒之潰亦不可不備矣按八年傳云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于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勇夫重閉况國乎據此則楚之伐莒莒潰遂入鄆亦由其城已惡耳魯戒于莒城中城以備楚固其宜矣雖中城地名無可考或言中城內一說中城猶內城云爾非遡

許隱公七年城中邱在今沂州東南三十里桓公五年城祝邱在今沂州東南五十里莊公十二年城諸及防諸在今青州府諸城縣去府城東三百里防在今兗州府費縣東北六十里由諸而中邱祝邱以至防並魯之南鄙邊邑相屬以東帶于莒者城亦皆完以備楚而加慎乃增築重城于內以屏蔽其門之臨衛道者為旁門以通平時出入有警則堅閉之其亦有合于勇夫重閉之意也夫

十年

春

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嘗見左傳云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是矣蓋晉自去年秋因鄭伯朝晉而執之且使欒書帥師伐鄭為鄭之貳于

楚也。鄭使伯蠲行成。晉殺之。于時楚子重侵陳以救鄭。鄭堅守以待楚救。不。服。晉。晉欒書之師亦還。及冬十有一月。鄭不以晉執其君爲急。而改立公子繻爲君。旋奉之以圍許。晉人聞之。因自度其執鄭伯者。留之無益。歸之。亦無因於是。先以此年春。命衛師侵鄭。使鄭不得寧。或以行人私于衛。而求代達其請成于晉之意也。及衛師侵鄭。鄭仍不服。晉其夏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鄭固亦晉之無若鄭何。而出于此。與至論此春之衛師侵鄭師師者。本公子黑背也。經文不書公子。而特書衛侯之弟。胡傳訓與隱七年及桓三年。兩書齊侯使其弟年來聘。無以異焉。致齊侯祿父。生襄公諸兒。其弟年有寵。頻使之出聘。以俟年之子公孫無知。遂因連稱管至父之亂。弒襄公而自立爲君。衛侯臧生獻公衎。其弟黑背。有寵。並使之師師以後黑背之子公孫剽。亦遂因孫林父寗殖之亂。出獻公而代立爲君。然則前之夷仲年與夫令之子叔黑背。皆特指爲齊侯之弟。衛侯之弟。豈非。著其寵。釀亂者。徒以私于

弟而欲殺衛之弟而不弟故弒兄觀衛事成十四年書衛侯臧卒不葬此黑背之帥師侵衛者尚存與否及襄之十四年書衛侯出奔齊其篡立者則黑背之子剽也後迄襄之二十六年乃書衛甯喜弒其君剽衛侯衎復歸于衛以此知衛之後君其位正而致亂亂而反正者經魯之成襄二公凡三十年而國先及成十年之衛定公臧書曰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其大端已畢見矣他若因侵鄭而譏晉之務與楚爭並譏衛之甘為晉役者以為餘論可也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詮見魯之郊在孟春因天子孟春祈穀之郊也然魯郊必卜日日用上辛在旬以內其旬以外之下辛不得以其日郊並不卜也魯卜郊于孟春從則郊郊不從則不郊特以過時而舉為非禮焉爾若後之襄七年乃三卜郊豈不以仲春季春雖非孟而猶是春乎至前僖之三十一年及後之襄十年役四卜郊又豈不以夏四月之非春猶是時之首

而稱孟乎及此成十年而更有事于五卜郊者仍不出夏四月則或以四月之上辛不從猶庶幾于四月之下辛從也郊日用辛得辛則亦可以郊矣夫孰非謂郊爲魯之重祭一歲不郊則無以爲邦家光遂不憚瀆神而屢卜乎然有加于三卜四卜而爲五卜其不從亦如故焉是欲更卜夏五月而不得也乃不郊玩乃字之意其果成公之五卜郊而不欲更有加與益以前之七年春正月是爲孟春當郊而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仍須在滌三月乃卜郊于夏五月之上辛卜亦從及期鼷鼠又食其角亦卒免牛而不郊從可知今之夏四月五卜郊不從雖加卜于夏五月其郊尤爲過時牛雖無故卜必終不從也此其所由以不郊者獨以無吉卜何而乃已豈遂已哉但前書不郊猶三望及此不復踵而行之是後固亦未有不郊猶三望者聊足爲魯幸云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晉見此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晉命也侵鄭而鄭不服于是晉伐之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晉主兵晉侯亦自將也啖氏助曰左氏云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若然失禮之甚經當有貶既無貶文蓋傳妄也按此說為定經必無晉太子生代父位而即得正書其爵曰晉侯若至于俳言晉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鐘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為質辛巳鄭伯歸亦足據以見伐鄭之終事且於去年晉人之執鄭伯皆有所歸結矣但此伐鄭之役必以討鄭之改立公子繻為名因以鄭伯睔從在軍中佯言欲去公子繻而更立之於是鄭人殺公子繻其黨于繻而擁立之公子班亦奔許故鄭伯睔復君其國也然晉侯之歸鄭伯不見于經者何益前之敢執鄭伯貴為大惡則今之歸鄭伯特其小善耳乃獨因晉侯之伐鄭不貶而削爵使有別于執鄭伯之稱晉人則亦已矣其他會師伐鄭之諸侯皆從此例是雖不欲盡沒其歸鄭伯之小善而卒不使稍掩其執鄭

伯。之大惡。其旨微哉。

齊人來媵

丙午晉侯獳卒

【管見】晉侯獳以五月伐鄭。即以其月之丙午卒。暴卒也。脫使其伐鄭時。非以鄭伯從。則鄭伯之執于晉。將終身焉。何由得復歸其國哉。至于晉侯獳之書卒不書葬。與前齊侯無所異。為齊侯之葬謚以頃為差合。晉侯之葬謚以景為大相背也。辨已見前。再按春秋獨書晉侯獳卒。豈即欲以其名之真。正其謚之妄乎。說文云。獳怒犬貌。後哀公十二年。吳徵會于衛。衛欲勿往。子木謂吳方無道。必棄疾于人。至為之喻言曰。國狗之瘈。無不噬也。注以瘈為發狂。即怒犬之貌焉耳。然則晉侯獳之生平。好剛而狂。狂者必暴死。夫孰不與其名為適肖乎。

秋七月公如晉

晉見春秋時諸侯之於霸主五年必躬朝之其非霸主而以霸主奉之者亦然然則特稱霸主及卒諸侯得不親會其葬也哉此年夏五月晉侯獳卒秋七月公如晉其弔含襚賵臨之必備無論已諸侯五月而葬先于天子兩月則晉之葬晉侯即當在秋九月公送之卒事而歸不亦即在冬十月耶馴而至冬十月初不聞公至自晉也久之盡冬之一時復踰年而為三月春又幾盡乃得以公至自晉書焉則何以故由晉人之止公耳其止公之意蓋因晉侯獳在位十九年自魯齊衛鄭曹及莒邾杞之小國皆先後與晉其覇業不減於文襄時今卒凡與晉之諸侯卒宜如晉會葬也惟魯尊晉而以秋七月至其他國之後至者莫知其期乃因魯滿宗國遂止公以為首倡即各使人將公命致之其葬月惟以所致之國君畢至為定不嫌于緩卒之亦徐徐至度晉侯卒於今年五月殆以明年二月而始

楚與然晉人以是為大宗而亦重念公之首倡者不憚久于兹居乃克彰此霸主之雄制也故董晉侯之後月為三月公至自晉而繼世之晉侯旋使郤犨來聘亦亟思有以執公未始出三月焉

冬十月

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管見 晉侯使郤犨來聘以去年夏五月晉侯獳卒公於秋七月如晉及此年三月公乃至自晉其來甚勤其留甚久其褻大事為甚力故執之耳至于聘已而復以己丑及郤犨盟則由晉侯之因聘請盟而使郤犨涖焉者也其盟為

何以成之九年冬十有一月秦人白狄伐晉其怨未伐十
年夏五月丙午晉侯獳卒而君羈公立豈得忘情也哉故
此十有一年既葬其先君明年為十二年其秋遂伐白狄
姻書晉人敗狄于交剛其狄即指白狄言耳惟秦人非白
狄比晉虎其不能以傾力助之也於是十有三年春晉侯
使郤錡來乞師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
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總悉書之此
卬晉侯使郤犨來聘而因以請盟于公之故與聘禮記一
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以將命有書則公受其書而走
撫書辭以為約誓之辭詳之明神必首晉侯州蒲次魯伯
黑肱而郤犨不得與以名也從之而已說者乃謂及郤犨
盟公為尊郤犨為抗殊未當也若大晉侯之謀伐秦將大
合諸侯之師而得使郤犨與盟魯者夫亦以公之於晉既
不忘前君之好克先諸侯以魯雖豈得不同新君之仇克
先諸侯以會師于此推原則晉侯使聘
之意與夫誼盟之恐並可作一串觀矣。

夏季孫行父如晉

管見 左傳云：季文子如晉，賀聘，且涖盟也。按此傳簡而明。是年春三月，既書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則於夏書季孫行父如晉，不指其事，而其為如晉報聘且涖盟亦可知矣。由是以推，郤犨之來聘且涖盟，特書晉侯使之，則季孫行父之如晉，所為報聘且涖盟者，亦必由公使之，尚何待言哉。又公及郤犨盟，必著其盟日，曰己丑，至晉侯及季孫行父盟，不亦當有日耶。然季孫行父之報聘且涖盟，只以如晉統之，而從省。不書聘，亦不書盟，不書盟亦不書日。並有文所不具而事則畢包者。總以前後對徵之，可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管見 叔孫僑如如齊，為請昏也。觀于十四年秋，如齊逆女，九月，以夫人婦姜至自齊，皆叔孫僑如為之使，則此十一

年之秋，如齊非為請昏可知。但成公至此將及成人，何以請昏之後猶待既期二年而乃受夫人哉。前八年冬，衛人來媵；九年夏，晉人來媵；十年夏，齊人來媵。所謂人者，女之通稱，亦女之賤稱，來媵來為妾也。成公以三年而納三妾，可不汲汲于娶夫人。且諸侯之禮，其有為夫人而納采者，辭曰：與寡君共事社稷宗廟。則魯之請昏于齊，必得齊君之嫡女乃稱。於時魯以為請，而齊侯許昏，或其女尚未及年，宜姑待之。故叔孫僑如之逆齊女以為魯夫人者，在後之十四年；而叔孫僑如之請齊女以為魯夫人者，乃在今之十一年也。至左傳以此如齊為聘齊，脩常事耳，春秋例不悉書。說者乃推言傳義，謂魯將改事齊而背晉焉。然明年為十二年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三月，公如京師。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十五年三月，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何嘗頓見魯之改事齊而背晉哉。

冬十月

十有二年

春周公出奔晉

〔管見〕王朝之有周公。乃周公旦之後。世食采于周。故以為氏。亦世其公爵。其前之見於傳者。若周公黑肩。及周公忌父。具論經于僖公九年夏書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邱。傳舉其名曰孔。僖三十年冬書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傳舉其名曰閱。所由來亦較著矣。又茲成公十二年春書周公出奔晉。傳亦舉其名曰楚。而經獨以宰字與前兩稱宰周公者有異。是則雖世其公爵而初非實任三公之事。可知矣。其出奔晉之故。傳謂惡惠襄之偪也。注者以為惠襄二王之族。視傳辭較顯。蓋此時為周王距惠襄止四五世。族近則當盛也。但未得確指

其族人為誰，究亦無著。竊意前宣公十五年，為周定王之十三年。經書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傳謂卿士王孫蘇與召伯、毛伯爭政，遂使王札子殺之。夫王孫蘇與王札子皆係之王，殆即所為惠、襄二王之族也。與其殺召伯毛伯至此終十五年，度自定王崩簡王立，王孫蘇猶為卿士，專政于王札子亦卒，為之黨，乃以此周公楚者，其公爵為虛位，無職任，獨泰然食采于周，從此收奪其土田，以為己有，可也。于時或即使王札子以成力僭之，其諭以意者，必若前詩稱孫攫之皇父卿士曰予不戕，禮則然矣。言下固謂禮收而不與戕，則隨之其可堪乎。因是而周公楚懼其不免，即將為召伯、毛伯之續，遂舍周而出奔晉。此後及春秋之終，凡百年，亦絕不見有復書周公者。嗟乎，周公旦為成王元輔。有大勲勞於天下，既封其世子于魯，有采邑在王畿內，亦使其支子以公爵世世守之，故至今有周公楚，乃一旦為王近族之卿士所僭，周公楚出奔晉，竟使周公旦之采邑，泯沒不傳。令王微弱，莫敢問，亦如前王之有殺其召伯、毛伯，

伯者惟是置若罔聞而已可勝慨哉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管見］左傳稱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兵好惡同之云云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劉氏敞以為瑣澤之會本以合楚鄭也今楚鄭不至魯衛自盟何耶且合晉楚者宋也宋亦不與又何耶凡晉楚為平則應大合諸侯以申成好今三國會而已又何耶然則傳之言未足信也按此說駁傳甚悉當有所發明以終之蓋此成十二年夏書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其秋即聯書晉人敗狄于交剛比事以觀則知晉侯之為此會亦欲因衛侯以謀敗狄焉耳成九年冬秦人白狄伐晉晉怨秦亦復怨狄而其復怨之師不能以同舉也惟先有以敗狄使秦不得以狄作遥應之勢然後從而伐秦亦使晉不至以狄懷後

類之虞矣其必于衛侯謀之者狄在晉之東北竹水在衛之西北鄭約之夾擊狄必不支晉人之於狄三戰勝餘能無欲之也哉夫衛之事晉甚謹無從不從且狄為衛之深讐自莊公末年伐邢之後閔二年狄入衛衛遂遷于楚邱僖三十一年狄圍衛衛從遷于帝邱其他或從戎伐又無論已衛豈嘗有以報狄乎及欲晉人主兵以圖收狄欲使衛侯為之助焉固當惟命是聽也至于敗狄不藉魯師而公亦來會者殆由晉侯致之以預白明年乞師伐秦之意耶欲公為諸侯會師之首倡與瑣澤地名杜注闕度當在衛之境內晉侯貰覲至焉者將求于人必先以禮下之類如此。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管見〕高氏閌曰此狄潞白狄也九年春人白狄伐晉此先敗狄而後伐秦見知狄九年之役也按赤狄白狄自宣公

三年四年及八年始分見至十四年而晉師滅赤狄潞氏十五年復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存者惟白狄而已則不必別之為白狄而但以狄稱無不可尚交剛地闕當以晉人前後敗狄之處推之僖公三十三年秋晉人敗狄于箕杜注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今在太谷縣東南三十五里昭公元年夏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公穀大鹵作太原杜注太原晉陽縣攷太谷之距太原纔一百二十里則箕與大鹵並在晉之東北鄙與狄境接亦可知交剛地闕但意揣其近于箕與近于大鹵者當之雖不中不遠矣至若晉之敗狄諸夏之慶也而春秋亦貶而人之者為其特伐秦而先敗狄總以興兵構怨非出于攘外安內之正志云爾

冬十月

十有三年

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管見 自成公二年夏六月。郤克敗齊師于鞌之後。十一年春三月。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則郤克之弟也。至此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則又郤克之子也。郤克蓋已前卒。子郤錡襲其爵耳。杜氏預曰。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伐秦也。其稱乞師者。穀梁傳曰。乞重辭。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

三月公如京師

管見 晉侯之會諸侯伐秦。以京師為之會。所其會之期在五月。而公以三月先如京師。此視郤錡之來乞師。相去曾幾日。則公之趨赴晉令。實足為諸侯首倡。夫亦可謂勤矣。既如京師。惡得而不朝王。然朝王為常禮。春秋之例。本不悉書。且公以會師伐秦如京師。其志不在於朝王也。則亦可以不必書者。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管見諸侯非勤王輒以九國之君帥其師以屯聚于京師幷言伐秦據事直書固有不待貶絕而自見者故于此五月書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皆不必削其爵獨于所會之邾滕二小國稱邾人滕人以存其例則已至晉之會師伐秦經但書伐未始以戰責之亦但書伐秦未始以伐秦至于何地指之蓋由秦師堅守不出莫能深入徒得俘掠其邊鄙以歸故爾若傳稱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曹宣公卒于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迓晉侯于新楚玩經文皆未有合信傳者惡可泥哉

曹伯廬卒于師

管見曹伯廬卒于師正當伐秦之時或墜馬或中流矢皆不可知若以疾亦夏時傷于熱而暴卒也穀梁以為閔之亦名閔曹伯廬正所以罪晉侯州蒲耳國君臨死王事今為嗣令所迫亦不獲已而至以命狗馬彼晉侯之後曹伯盧而卒者死于弑而以惡謚加之曰厲不亦宜乎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管見公與曹伯盧皆會晉師伐秦夏五月曹伯盧卒于師秋七月公至自伐秦此事以觀則此公之書至亦可為大夲不待以常例目之

冬葬曹宣公

管見此者葬曹宣公亦非常例也當與後十八年不書葬晉厲公對看蓋曹伯盧卒于師晉侯州蒲死于弑其正變

已絕。殊。曹伯廬之卒謚宣。晉侯州蒲之死謚厲。其美惡亦逈別。至其楚也。曹伯廬得書楚曹宣公。晉侯州蒲不得書楚晉厲公。此。在春秋。之。以筆削為。袞鉞。者。不尤使其生前之大小強弱。畫化為烏有哉。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管見）莒子之卒。前未有書者。自今莒子朱始。揆厥所由。蓋以成七年秋。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救鄭。八月同盟于馬陵。成九年春。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此在晉景公獳時也。景公以莒子從魯齊宋衛鄭曹之後。而又使與邾子並先于杞伯。則中國諸侯莫能外之。且有親之者矣。成十年夏。晉侯獳卒。厲公州蒲立。厲公四年。當成之十四年。其正月莒子朱卒。以同盟故得赴于晉。以及[illegible]。所赴者當使人弔

況於魯尤鄭近亦嘗有舊姻乎此以知莒子朱卒魯史固必有其文矣而春秋特存之者非但處同盟之存沒脈絡情禮不交已也就莒論之莒子朱上承莒紀公文之十八年十月莒弑其君庶其即莒紀公是已弑君不得書卒莒子朱下傳犂比公襄之三十一年十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即犂比公是已弑君亦不得書卒然則莒子朱介乎其閒在位凡三十二年獨得保其首領以沒使春秋書曰莒子朱卒豈非大幸也哉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管見〕左傳曰春衛侯如晉晉侯强見孫林父焉衛侯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夫人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于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孫氏復曰林父以成七年奔晉其言自晉歸于衛者由晉侯而得歸也許氏翰曰歸易辭也

自晉奔之故也。趙氏鵬飛曰、林父脅晉以得入。知衛侯畏晉、而不敢治、已則肆惡于衛者、庸何忌哉、故其後卒至于叛所以叛衛者、林父也、而致林父之叛者、晉也。晉侯之罪。當加于林父一等。按傳說互相發明、其義盡矣。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管見】前宣公元年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家氏鉉翁曰、夫人豈大夫所得以哉。書以者、著其罪也。及此成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書法同前、則其罪一而已。字義能左右之曰以。夫人之尊、與君敵。而其由大夫逆之而至者、乃謂之以。則直若使之相從于提挈扶持而靡不聽命焉。此於齊女無譏、而魯大夫之情強橫而不克體大昏、故慎重正之意。公子遂而後、又有是叔孫僑如之當著其罪者。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管見此年秋鄭公子喜帥師伐許鄭伯觭命之備是前鄭伯堅及鄭伯費之志也必將滅許而後已焉明年冬十一月許遷于葉則其端矣公子喜字子罕其後有罕氏前成之三年當鄭伯睔之十七年使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去疾字子良其後有良氏鄭穆之七族此其二也至左傳敘伐許之事云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據此則公子喜先佯敗以示弱使許不加警備鄭伯旋自將銳師以伐之故自戊戌及庚子纔三日遂入其郛是鄭用兵之詭道耳叔申之封注謂成四年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之故不遂焉今許以公孫申之所疆田求和于鄭亦據傳為辭從之正可以為許之遷葉作引子也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管見婦者有姑之稱前宣公元年書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省氏字則姜即其氏非闕也此成公十四年書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不省氏字則氏繫于姜亦非贅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管見此年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其後太子衎立十八年而出奔輙改立其從弟公孫剽亦經十二年乃通弑此間皆為僭逆以成其簒代皆由孫林父為之則前書其自晉歸于衛者正為衛侯臧之卒後六十年總挈其亂本也

秦伯卒

管見此秦伯榮也其名非無徵謂史失之者非也禮惟天王崩赴于諸侯不稱名秦自康公與楚莊王旅共滅庸

遂通好無間。楚僭王號。當宣公十八年。楚莊王旅卒。赴于秦必用王禮。而不稱名。及茲成十四年。秦伯榮卒。或依楚之赴不稱名者。以赴楚而即因以赴于諸侯。則獨稱秦伯卒而已。故魯史如其所赴書之。而春秋亦仍之。欲以見秦之結楚雖未嘗與楚俱僭王號。而其因君之卒以赴于諸侯。亦有效尤於楚以僭王禮者蓋如此。

十有五年

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管見 諸侯既薨稱謚。亦所以諱其名也。而於卒必稱名者與天王崩之不書名者有別。昔隱公三年。書夏四月辛丑尹氏卒。不稱名。是內諸侯之僭也。故前書三月庚戌天王崩。後書八月庚辰宋公和卒以正之。至是年冬十有二月。癸未。乃書葬宋穆公以諱其名。豈嘗問于天王崩之絕。不名哉。今成公十四年冬十月。書秦伯卒。亦不稱名。是又外。

諸侯之僭也故先于是月書庚寅衛侯臧卒後乃得於十五年春二月書葬衛定公以正之至於入春秋以來凡書天王崩者皆絕不名豈嘗同於諸侯之及葬舉謚而乃諱其名哉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管見孫氏覺曰嬰齊公子遂之子而歸父之弟也公孫歸父奔齊而仲遂之後遂絕魯不欲絕仲遂之後使嬰齊後之故曰仲嬰齊也家氏鉉翁曰公羊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弟無後兄之理以後襄仲爾按二說爲得正旨或猶以經文前書公孫嬰齊此改書仲嬰齊其所由不同者未能決亦當辨之按宣公八年書仲遂卒於垂仲乃其氏非字也魯之三桓公子慶父爲仲氏故亦號仲慶父其子則公孫敖是矣文七年傳公孫敖娶於莒曰戴己卒又聘於莒莒人以有娣聲己存辭之則稱爲襄仲聘焉林註襄仲即公子遂乃公孫敖之從父昆弟則屬於慶父之仲氏以稱

仲遂已也或謂遂本生而賜氏為仲何所據哉惟遂之稱公子則由僖公引而親之為同母弟欲借以卹寵異故然其實非公子也是後歷事三君春秋書公子遂者凡十七見及宣之八年卒於垂乃抑之使歸於仲氏曰仲遂更不得冒稱公子以繫於公所以正名而爾前仲遂冒稱公子其子歸父及嬰齊亦冒稱公孫也歸父去奔齊不必論嬰齊猶為魯大夫卒於魯則亦當有以正其名矣故前書公孫嬰齊以見遂之得列為公子者其公孫之相沿冀視若故常今特改書仲嬰齊則書遂之當黜其公子者其公孫之從削奪統為一例也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管見 成十年。晉侯孺卒。厲公州蒲立。十二年。晉會諸侯伐秦。曹伯廬卒於師。傳稱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迎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諸侯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值此十五年春三月。經書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於戚晉侯執曹伯歸於京師。此即所以討曹伯負芻也。然豈討之正哉。晉侯以同盟於戚會諸侯。而召曹伯與焉。在曹伯自度。以為殺太子而自立。於今三年。固居。然曹伯矣。絕不聞晉侯興問罪之師。而特以同盟於戚會諸侯。是殆以其新立綏五年。欲尋前晉侯孺之同盟於清邱。與其同盟於馬陵及蒲耳。庸有討於曹乎。凡諸侯有篡弒之罪。侯伯已與之會。則不復討。是晉之徵會於曹。而曹伯有必從者。故春秋書公會晉侯衛侯鄭伯而即以曹伯參之。既若曹、、本為無罪者。然其下聯書宋世子成齊國佐殿以邾人而使曹伯皆得先之。又若曹伯之位為已定者。然以是而同盟於戚。曹伯不知晉侯之將執之以歸於京師也。俄而盟

說晉侯乃數曹伯殺其太子而自立之罪命執之即命歸于京師此無事起兵動衆而曹伯忽已封矣其為衞[illegible]欲狐非討之正亦使會盟之結信修好皆從此大壞可勝惜與而說者不限同盟于戚立斷遂謂執既當罪又歸京師得侯伯討罪之義故書爵以表其善殆未必然蓋不人晉侯者為其據事直書而貶義自見耳且上文獨于邾子稱邾人存貶例也其同盟于戚之公侯伯及世子上卿即當兵邾子並人之矣何待一一恐加貶哉以此知先盟後執晉侯兩見並作晉人觀之可也或疑晉侯執曹伯不歸于晉而歸于京師究有是處此亦於當日情事未審明年秋曹伯歸自京師余氏光曰是時周王擁虛器而已生殺予奪不能專主觀曹人一則請于晉再則請于晉未聞遣一介于周至晉侯許之子臧從曹伯來歸則操縱之權盡繇于晉特寄囚于京師假周之名而已按此說確不可易又按同盟于戚杜注戚衛邑在頓丘衛縣西今直隸大名府開州北有古戚城蓋晉侯欲執曹伯而以同盟誘之出至

成。則曹伯不得倂其國。為滅身之國矣。至同盟之八國。江氏克寬曰。三月。宋世子成會盟。六月。宋公卒。葢宋公有疾。而世子出會也。據此推之。齊侯之不至。亦必托疾以辭他無可藉口者。然齊以上卿國佐來。晉侯猶尊重之。而以先於邾子。君臣之辨至嚴。大國之卿。其可以居小國之君之上乎。是亦霸令之創見者。前未嘗有。

公至自會

【管見】公之出會。以為同盟于戚焉耳。及其至自會。而晉侯已執曹伯歸于京師。其事不必舉以告廟。亦當有言之于朝。而動色者。

夏六月宋公固卒

【管見】此年三月。書公至自會。則宋世子成亦當至自會矣。六月。宋公固卒。世子成立。是為宋平公。按宋公固立七年。

當魯成之九年春二月而後伯姬歸于宋及款成十五年之夏六月宋[illegible]之年雖有子爲世子豈能出會諸侯以同盟于戚哉蓋宋公固未娶伯姬爲夫人前已御妾生子有長者名成向伯姬歸宋賢而慮遠不必世子之自已出而先啟宋公以庶長子成爲世子即擬以已子下之也值此年夏六月宋公固卒秋八月葬宋共公既葬傳謂是時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其司馬蕩澤名山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遂出奔晉究之公子肥何礙于世子成而山必殺之華元又何迫于山之殺公子肥而必出奔晉其故皆未嘗顯白也及觀史記宋世家則稱司馬唐山攻殺太子肥以欲殺華元華元奔晉此爲得其情矣宋之桓族有蕩氏以蕩作唐傳聞異辭耳傳稱公子肥以其讒所立庶長之世子成也由伯姬之命故然而其實本爲太子蓋即宋公之夫人伯姬所出者史記豈有誣哉既立世子成而猶有公子肥者以嫡出爲太子得不嫌于偪乎蕩山之即殺之特欲爲宋公成早除其偪以求寵焉爾其使之殺者則左師

魚石。忌華元為右師。且以公子肥出自伯姬。成四年。宋公使華元來聘。七年。宋公又使華元來聘。並為請昏于魯也。以是伯姬歸于宋。生太子肥。雖在稚齒。華元利于輔幼主。足以專政。必將翼戴太子肥。而易宋公成已定之位也。此所由以攻殺太子肥。而即欲並殺華元也。與華元知之。以為宋之桓族最盛。蕩山殺太子。罪當誅。其主謀之左師魚石。不暇詰。即逐之可矣。他若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太宰。魚府為少宰。皆其黨與。使之畏罪遁亡則已。然非藉晉之力。不能得其一旦廓清。故華元出奔晉。

楚子伐鄭

〔管見〕書楚子者。著其自將也。其伐鄭之故。以鄭之貳于晉。亦兼以許父事楚。而鄭伐之耳。計晉侯州蒲以成公十年立。及十三年夏。晉會諸侯伐秦。鄭伯與焉。十四年秋。鄭公子喜帥師伐許。許怨之。未能報也。今十五年春。晉復會諸

侯同盟于戚執曹伯歸于京師鄭伯亦與焉許殆忽來此閒而以鄭之伐許訴于楚即挾鄭之從晉伐秦及鄭之與晉同盟而執曹伯者以激怒楚此楚子之所由以伐鄭與然楚之伐鄭前雖以公子嬰齊師師鄭猶不敢抗而堅守以請成況楚子之自將乎惟是數討而亦數服楚卒不能滅鄭亦聊借名覇主之威而討之服則舍之以還師耳其如鄭何哉楚師還而鄭人之謀偪許者乃益亟矣許之遷於葉惡得已焉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管見)宋共公三月而葬何其速也由宋之桓族為諸卿者獨盛陰謀攻殺太子肥而並殺右師華元懼日久而事泄乃志於速葬耳將速葬何以為辭按夏六月宋公固卒是月楚子伐鄭鄭宋壤接而共公未葬楚或乘宋之有喪而伐之也前宋文公鮑與衛穆公速同月卒皆未葬楚師鄭師侵衛楚主兵初不因衛之有喪而加恤即今惡於鄭而

自將伐之，之楚子審也，當時宋以平楚未久而得免及盜共公卒未葬。去前之宋及楚平。凡十九年矣，何以平，盟也，其平由楚子旅，經四年，而楚子審繼之，在初之一二年，猶當念先君之以盟平者，未敢倍棄，父之至十五年，尚得恃其。盟，辭之，稱我無爾詐，爾無我虞也，戢送死，大事也，戎亦國之大事，一時不可兼營。將圖有以備楚，則葬宜速矣，彼桓族之懷亂謀而未發者，其主速葬之議蓋如此，亦未可厚非也，宋皆從之，因是而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管見）家氏鉉翁曰，蕩山殺公子肥，弱公室也，華元起而討之。以其族大不假霸國之援事弗獲濟，故自晉而歸，山乃即刑。春秋去山族，與以討亂，然不與元以逐桓族，以其挾晉力，盡去異己，不純為國也，按此說已得大旨但因而申

之可無事他求矣。蓋華元久為右師，專宋政，其於國邀族大寵多者，懼其以強生亂，早私結於晉卿，以作外援。及殺宋蕩山攻殺太子肥，卽欲並殺華元，華元出奔晉。須臾於晉字，乃知其出奔之故，有所恃於晉，以急圖討亂也，豈懼而逃死哉。此年秋八月，葬宋共公，華元以是月出奔晉，亦不出月，而華元自晉歸於宋，何其速也。斯又當重讀句晉二字，自由也。著其出奔晉而旋歸於宋者，由晉藉之力也。計爾時之晉卿，郤氏為盛，故郤錡、郤犨、郤至稱三郤，此必華元之先所私結者。及出奔於晉，主郤氏，郤氏因之，大出其家之藏甲，與為徒衛，於是華元自晉歸於宋，而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也。此二句聯用宋字，皆隱含一晉字在內，與上文二句兩晉字相通。不然，先出奔晉而後歸於宋，所并一華元而已。大夫山何以遂殺，魚石何以遂出奔，旋既蕩山亦殺而削其氏，討其殺公子肥之罪也。公子肥為夫人伯姬所出，本為太子，蕩山殺之，而春秋不書殺其世子肥者，自伯姬歸於宋，宋公固蓋常有疾，伯姬處

之乃啟宋公以庶長子成為世子不必自己出也後有子則降稱公子以下之今世子成立而蕩山殺公子肥若但書公子則於蕩山實殺其世子之罪不著若改書世子則又於伯姬先立庶子成為世子之實將不傳故只書宋殺其大夫山而山之為殺公子殺世子可毋庸深辨也至於魚石為左師忌右師華元之將改立公子肥而特為新立之宋公成先除其偪乃使山殺公子肥亦將並殺華元只魚石為主謀矣山既殺而魚石可無殺乎其得出奔楚者殆華元欲盡逐桓族而先縱魚石以導其先路與山削族而魚石削爵互見耳山為大夫魚石亦大夫也蕩為公族魚亦為公族也山削氏而魚石之當削氏可知魚石削爵而山之當削爵並可知矣他若傳稱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皆與魚石同出奔楚特恐宋因魚石脫走卽將窮治其黨與也乃相率亂竄焉爾不足書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

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管見〕史記。吳自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壽夢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反而奔晉。自晉使吳。教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為吳行人。吳於是始通於中國。按此成公十五年。吳壽夢之十年也。其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於鍾離。是特吳之志耳。吳不通於中國。雖僭王號。未足以成其大也。然以吳自度。豈能屈晉侯及諸侯之來會哉。又豈敢遽出吳境。自往會於晉侯及諸侯哉。以是請於晉侯。使命其國卿。亦並命諸侯之卿。皆來會吳於鍾離。則他日吳子之往會晉侯。即得同會諸侯者。此其緣矣。吳欲得諸侯。必倚晉為主。晉欲抑強楚。亦將藉吳為助。且其所請者。猶以卿會。而不勤君。可許也。是故晉以士燮行。其齊之高無

咎宋之華元衛之孫林父鄭之公子鰌亦皆行其行必經
魯而叔孫僑如得先會之既行將過邾而邾亦以大夫從
之行皆晉先君所嘗同盟于斷道及蔑牢馬陵者此前二
年又以師會令晉侯同伐秦焉則其佚之與魯齊宋衛鄭
以隨逐會吳亦莫非晉令也惟邾之大夫微甚不得以名
見則但目為邾人而已由是而會吳于鍾離吳子雖不以
得通中國而吳之勢將益大乎然就春秋書法論著之上
用一會字〻平看下再用一會字則有貶意存焉據會吳
于鍾離會吳子也吳雖夷蠻然自太伯以來十九世君矣
當壽夢時遂以彊僭王號其為妄自尊大至矣及是而為
會于鍾離吳子先至其來會者猶夫先之叔孫僑如會晉
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云爾孰得以
吳為有君耶不寧惟是叔孫僑如先會晉士燮齊高無咎
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猶是國卿也而亦卒會邾大
夫之微不足數而稱邾人者當其相率會吳而邾人處其
次吳子與為會即與為伍則尤為卑此會之有邾人正足

以折衝為北。負之吳王。矣其因事示貶之法。不亦深切著明也哉。鍾離杜注。楚邑。淮南縣。隋成帝置鍾離郡。唐置鍾離縣。明改為臨淮縣。又析臨淮地置鳳陽縣。今仍之。屬江南鳳陽府。按成公七年秋。吳入州來。州來為淮南下蔡縣。今壽州北三十里。有蔡國城。亦屬江南鳳陽府。州來在鍾離之西南。吳入州來。則鍾離之在州來東北者。當為吳之北境。非楚邑也。

許遷于葉

〔管見〕左傳。許靈公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按葉為楚邑。在今南陽之葉縣。乃楚所謂方城外之蔽也。許雖請遷于楚。而楚必聽其遷乎。蓋爾時鄭數伐許。許懼為鄭所并。乃盡籍其土田戶口。以入于楚。使楚得有許。則鄭雖欲覬覦矣。其許之西南界。約去許百數十里。有楚邑以葉綢爲前。不聞有鄭師犯楚境者。許苟得有葉以

全宗社。長子孫。雖去其國。不猶愈于亡乎。因是。而請。以許。易葉。即欲得自許而遷葉耳。許雖小國也。楚何惜于葉之一邑而不以許遷哉。其借許以力。而使公子申遷之。且。由是以往。而强許歸而授葉。固有然者。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雨木冰

[管見]雪積于木。或當固陰沍寒而木有冰者。此於東風解凍之春正月而雨。初非若雪之能積。而木之受雨。不流注而凝結。乃犀旋為木冰。豈不異哉。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管見]據世次圖。此滕子為文公壽。其名與謚亦可考。此前成公十三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

人伐秦。滕人。即滕子也。以是十六年之夏四月辛未卒則於所當會師伐秦之國皆得赴焉。豈嘗無名哉。而存伏闕之者則以滕自文公壽以後若成公原悼公寧頃公結隱公虞母始卒葬。並書此時文公壽卒凡所赴之國猶是仕人弔而不會其葬也。不會至則不得書葬滕文公而文之諸隱矣。譏所以諱其名也。無謚名何以諱故春秋之於諸侯。死則名之。而有莫由舉其謚者。則又死而不名亦因以為。諱而。存。謚之。意焉爾詳見前隱公七年書滕侯卒宣公九年書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管見 高氏閌曰。鄭自是附楚為楚加兵於宋。故書侵獲去年夏楚子自將伐鄭鄭復附楚則楚之有事於宋。而鄭為之役從公子喜帥師侵之勢固然矣。至於楚之使鄭侵宋則以宋鄭當天下諸侯之衝楚既服鄭必思並服宋也。適

值去年楚子伐鄭之夏及秋八月而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魚石與宋華元爲讐敵楚欲納魚石而去華元使魚石獨相宋公以與鄭俱事楚乃先於今年夏四月使鄭侵宋楚子徐謀與鄭伯皆師伐之伐而晉侯以六月敗楚子鄭師於鄢陵楚未能逞明年春衛侵鄭夏晉伐鄭秋晉復伐鄭鄭亦不得寧又明年而晉弑其君州蒲在春正月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於彭城是則既納魚石於宋矣從可知今年楚子命鄭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其本志即為欲納宋魚石而出於此者與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管見〕據下會於沙隨有晉侯衛侯宋華元邾人則晉侯之使欒黶來乞師皆其外如衛如齊如宋如邾如衛如齊蓋必有

之。又許栅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注謂此議有徵。故知其將勝楚。由是以推。則宋之儕於魯。以及郤之示於魯者皆必有使以乞師可知矣。其乞師惟不及曹。殆以曹伯猶未歸自京師焉爾。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管見〕凡兵家以晦日為忌。豈楚子鄭伯並未之前聞哉。此年夏六月書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及稽汲汲此。晉侯之志。非其意。竊料楚子鄭伯皆狃於晦為兵家忌。曰戰不利。敵與已皆莫敢犯。軍心安。其懈可乘。乃破常忌。而用變法。起晉師。不煩諸侯。獨以身先士卒。直趨楚子鄭伯而急擊之。亦軍法所為攻其無備也。因是而楚子鄭師敗績。上与楚子鄭伯。此復變文皆楚子鄭師者。傳謂晉呂錡射楚子中其目。楚子必奔。於時鄭伯未奔。而鄭師已。

因楚子而俱奔矣鄭師奔尚何問楚師哉故卒書楚子鄭師敗績欲以著其敗績之由楚子云爾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管見）楚子于鄢陵之戰矢集其目重傷也其勢必於甲午晦即宵遁矣時公子側為司馬王傷師敗不死何俟乎王宵遁而公子側亦旋以其夕自殺故春秋書楚子鄭師敗績即聯書楚殺其大夫公子側也不然此日為甲午晦朔日即為乙未朔兩日之間夏秋異時何為不書秋七月以別之哉至公子側之殺自殺也而春秋又必書楚殺其大夫者禮記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是公子側以收敗績自殺於義為宜固可以不書矣惟此鄢陵之戰本由楚子自將輕敵冒險哉射中其目遂奔而師亦從之故敗績也夫豈公子側之罪乎非其罪而公子側不免自殺因是而書楚殺其大夫公子側以罪楚子也與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晉見沙隨杜注宋地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今沙隨城在寧陵縣西六里屬河南歸德府左傳曰會於沙隨謀伐鄭也是矣鄢陵之戰楚雖挫衂鄭何嘗懼而背楚以與晉哉然自是伐鄭楚必不能救故當鄢陵克捷而即會于沙隨以謀之也觀下書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即其微已此方會於沙隨其所會者皆晉侯之以六月已師而諸侯即於是月各以其師至焉者也如齊侯衛侯則自將以來宋亂新定君守國而以其卿華元來邾人微不得以名見知亦其大夫來矣此四國之師並以六月甲午晦之前相繼至晉侯皆見之而不獲與于鄢陵之戰則何以改踐晉侯挺於甲午乘敵所不虞恐諸侯慮其不進晦以犯天忌故不煩諸侯而獨用晉師耳惟公之師以甲午晦

之戰日始至。晉侯得游而驕逸。怒其輕視欒黶乞師之勤。而遷延不進。尚何賴焉。於是將去鄢陵及宋。欲合諸侯以定伐鄭之謀。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於沙隨也。見晉侯。而晉侯乃不見公也。討先晉侯之使欒黶來乞師。在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之時。距今甲午晦綿二十九日。為之繕甲兵。具卒乘。供其資糧麻屨。暫之就道。亦復其戒遑處矣。而猶謂其緩不速事焉。試思甲午晦之決戰豈徼行軍之常法哉。且同時有齊衛宋邾之早集。亦未始有以用之。有何亟待於魯者耶。然則晉侯之怒不見公。其汰侈為已甚矣。

公至自會

管見。會於沙隨。晉侯不見公。豈嘗與於會哉。而書公至自會者。據公之志於會以為辭爾。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晉見尹子周世卿也。晉侯援以伐鄭。亦欲因之假王命以仲其威耳。然伐鄭之役。先謀於沙隨。其時有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必皆令其以師會矣。及該伐鄭。而齊侯不至。衛使其卿國佐至焉。衛則君與卿皆無至者。宋卿華元皆至矣。而今亦未始以至開則惟邾人為邾大夫。與齊卿國佐相狀而至已也。晉之令何以不行乃爾。殆由晉侯以鄢陵之敗楚子鄭師。敗之於甲午晦。獨用變法而立奇功。不煩諸侯之師。其誇張太過。又鄭猶未服。會於沙隨以謀伐之。其怒不見公之情狀。見者皆衛憤不能平也。故晉之會師伐鄭。以王臣尹子臨之。其首為齊國佐。非國君比也。而卒之以邾人。又大夫之微者矣。晉侯之威靈氣燄。將安所憑藉哉。由是而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亦謂伐之云爾。并求之戰於鄢陵。書楚子鄭師敗績者。言楚子傷目而奔。則鄭師因以同奔。故敗績也。今欲再求鄭師之敗績。惡可得乎。至若公之會之。非以師會伐鄭也。沙隨之會。晉侯不見公。因求晉有命以會師矣。惟因晉侯伐鄭。公欲趨就於

鄭以卒見晉侯借紓沙隨怨不見公之嫌畏
此其會之之意也夫於伐鄭之事不與焉

曹伯歸自京師

管見 去年春三月同盟於戚晉侯執曹伯歸於京師今年秋晉侯伐鄭而曹伯歸自京師則何以得歸耶益由沙隨之會晉侯令諸侯以師會伐鄭其及期而至者惟是齊一卿邾一大夫而已卒之伐鄭無功晉侯怒諸侯亦將畔矣於時公以會晉侯於沙隨晉侯不見公乃復因晉侯之伐鄭從以季孫行父而往會之晉侯仍不見公在晉侯之意以王臣尹子同在戎行欲假王命以仲成於公先假王命以市德於曹伯故使釋曹伯於京師而曹伯乃歸自京師也歸於京師歸自京師兩歸字合看則晉侯之於曹伯惟所置之而其專恣亦大者矣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當見此條惟公羊傳獨得經旨其辭曰執者不舍而舍公所也執者致而不致公在也注言昭公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不言舍今言舍者以公在苕邱故也昭二十四年言婼至自晉今不言行父至自晉者亦以公在苕邱故也行父舍於苕邱邱還則與公俱還不得致重在公也據此則是年九月但言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於苕邱諱公之被執也觀下書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於扈乃書公至自會則公及季孫行父先皆爲晉人所執舍之於苕邱亦可知矣蓋公由沙隨之會晉侯不見公乃於晉侯伐鄭復往會之從以季孫行父晉侯之伐鄭未得志怒諸侯不如沙隨之約復思前鄢陵之役公獨緩不及事而益怒之因欲借公以威諸侯輒命執公及季孫行父以歸而舍之於苕邱焉爾苕邱屬晉地蓋有旅館在焉以此舍之而加守衛爲度其處彼晉之遠近郊與其都城東偏之衛道相直者是也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管見〕觀下書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於扈。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則可知晉人執公及季孫行父，舍之於苕丘，魯之叔孫僑如輙議立公子偃，以代公，即擬自相公子偃，以代季孫行父耳。於時仲孫蔑守於公宫，知其謀，而逐叔孫僑如，故叔孫僑如出奔齊。仲孫蔑又使公孫嬰齊如晉，因郤犨以請盟，晉許之而歸公，既至，遂刺公子偃云。計前公之九年，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鄭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晉必歸君。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立公子繻，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成十年五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歸鄭伯也。據此參看，鄭之謀歸其執君而改立君，在魯之叔孫僑如亦此志矣，但鄭爲已立公子繻，魯猶未至，遂立公子偃，是小異焉。晉因鄭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歸其所執之君，則晉之執公于會而復歸

之亦此志矣但鄭不服晉則其歸鄭伯者必伐鄭爲本虽於晉而其復歸公者惟求盟會而已是又小異焉他若鄭公子班出奔許會叔孫僑如出奔齊鄭伯歸而殺公子繻公歸而刺公子偃究之靡不見爲大同者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管見】是時之晉卿郤氏爲盛公之十一年晉侯初立嘗使郤犨來聘且請盟己丑及郤犨盟則此十六年九月晉侯執公並季孫行父公之於苕丘則魯卿之居者將求於晉其必因郤犨可知矣晉侯許之既釋公亦釋季孫行父乃不盟於苕丘而盟於扈者何哉扈杜注鄭地滎陽縣西北有扈亭今在河南開封府原武縣西北攷前文七年秋公會諸侯晉大夫盟於扈十七年諸侯會於扈皆主晉則扈繼鄭地而晉之會盟諸侯偕將以扈爲常所矣因是以

推。此年之至於扈，殆欲以狀之歸曹伯及莒。冬十二月之歸公，並昭明於諸侯，以示德與。至其昔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於扈，非謂二臣之私為盟，而於公與晉侯皆無與也。蓋魯之請盟有辭矣，晉之許盟亦有辭矣。以此為載書而詔之明神，不必公之親盟晉侯，亦不必公之親與晉臣郤犨盟也。以季孫行父及郤犨涖之而已。十一年之及郤犨盟，盟共伐秦也。此十六年之盟於扈，猶是郤犨耳。雖尋前盟，而其盟之意，別有為焉。則主於同伐鄭者是矣。如明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秋，晉侯使荀罃來乞師。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非其徵乎。

公至自會

〔管見〕是年秋，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非會師也，徒欲見晉侯耳。而晉侯卒不見公。其時實以九月執公以

歸。告之於苕丘。亦並及季孫行父也。而春秋蓋其執而舍之者。但言季孫行父。而不言公。特以為諱而已。及是冬十有二月。晉侯許魯之請盟而歸公。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於扈。公之歸實歸自苕丘矣。而春秋不據今之歸自苕丘而書至。乃於公之先會晉侯於伐鄭者書曰公至自會。夫孰非以為諱哉。

乙酉刺公子偃

（管見）叔孫僑如。黨于公之庶弟公子偃。乃乘晉人執公。而議改立公子偃為君。此亂謀也。公歸而治之。叔孫僑如。已於公未至之前出奔齊矣。而公子偃猶在魯。乃以其罪當死。即於公至自會之月。及乙酉刺之。刺者。不加顯戮而刑於隱焉爾。

十有七年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宋

管見　去年秋。晉侯伐鄭。其會師者。惟齊國佐及邾人而已。沙隨之會。衛侯與齊侯俱至。宋亦使華元來。及伐鄭而皆不以師會。晉侯無功而還。必謂衛之事晉。視宋爲久。而謹無役不從。至此豈將背晉哉。其使人奉辭責問者必嚴。是時衛孫林父專政。稔知晉侯之於鄭。終不能忘情也。必旋謀大舉伐之。乃先於此年春。使北宮括帥師侵鄭。欲以逢晉侯之意。而求自解焉爾。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管見　杜氏預曰。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之威。周使二卿會之。又云。尹子。王卿士。子爵。汪氏克寬曰。成王少子臻食邑

於單。至單襄公世為王卿士。按古者出師必載遷廟之主並社主以行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示有尊也禮記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是謂主命據此推之廟主可以主命社主獨不可以主命乎廟社神也得以幣帛皮圭為之代若王命之出自王則實有王臣出納王命為之帳古者是誠足以代之矣從可知晉侯伐鄭而以尹子單子同壁行間殆謂其賞罰皆有所寄焉爾此其假權橫恣復何以加哉由是而會師伐鄭在公之至自會者無幾時既為其或違處彼若齊侯宋公亦各整旅自將其係前此伐鄭之齊閔佐與夫曾沙隨之宋華元未審其從君與否雖上卿而不得以名見也至衛之謹於卑晉者久徒以去年秋之晉侯伐鄭求得會師此其一跡耳亦旋謀及此年春使北宮括師師侵鄭以弭釁焉則茲夏之奉命趨事其親以師行而惟恐或後必矣若曹伯之先被執而歸於京師後復

得釋而歸自京師晉侯惟所置之其能不聽其驅役而𢓭以自効乎以上會師者皆國君則其末繫以邾人必邾子也人邾子所以存貶例耳晉侯自敗鄭師於鄢陵鄭猶不服於兩年間凡三伐鄭此其再也而肆然挾王臣會諸侯以濟其惡王臣及諸侯亦不獲已而皆為之用焉則皆宜貶也以邾人為例可矣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管見 柯陵杜注鄭西地陸氏淳曰不重言諸侯譏尹單與盟蘇氏轍曰齊晉之盛天子之大夫會而不盟尊周也柯陵之尹子單子始與諸侯之盟自是習以為常非禮也桉晉侯州蒲即位及七年前盟於戚此盟於柯陵兩書曰同皆譏也戚之盟特以號稱同盟者誘執曹伯負芻何謂同乎柯陵之盟又特以號稱同盟若強要王臣尹子單子豈可同乎

秋公至自會

管見公以此年夏會晉師伐鄭六月同盟於柯陵而還是晉侯未得志於鄭而其伐鄭之舉猶未已也故於秋但書公至自會不書公至自伐鄭

齊高無咎出奔莒

管見據左傳所載齊之聲孟子為齊侯環之母前頃公無野之夫人也而與大夫慶克通焉其蹤跡詭秘鮑牽見其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於閎疑之以告國武子佐國佐名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值此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國子相靈公以會高無咎與鮑牽居守及齊侯自會還將至鮑牽欲貿初告國佐之言遂與高無咎閉門而索客从愬謂其閉夫人聲孟子之門而索所通慶克之為客

指矣卒乃索之而不得故夫人反訴於公斥高鮑欲弑君毋之有法行即欲改立公子角以為君也齊侯信之輒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出奔莒夫閉門索客之舉豈所施於君毋哉鮑牽之遭刖固無足惜至高無咎為卿以貳國佐亦復冒昧至此出奔雖幸苟免而其子高弱以盧叛齊侯旅使慶克佐崔杼帥師圍盧盧降高弱不知所終則亦出奔而已春秋但書曰齊高無咎出奔莒彼自出奔以後所不能保其嗣子以有其食邑者夫孰非其自取也耶

九月辛丑用郊

〔管見〕魯郊以孟春值此成十七年乃至以九月辛丑用郊則何也蓋由去年秋晉侯伐鄭公會之晉侯以九月執公而舍之於苕丘並執季孫行父其不書執公者以為諱耳及冬十有二月晉侯使於苕丘釋公以歸亦諱之而書曰公至自會此其遭困辱者累數月將告至於廟而猶覥其忝祖又可以議及卜郊而對上帝乎且公至自會之月即

於乙酉刺公子偃禮記文王世子篇云公族有罪則刑于甸人反命於公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公之於公子偃兄弟也以有罪刺之而骨肉之親無絶則私喪之如其倫之喪豈一朝一夕已哉計五服之最輕者惟緦麻三月以一時天氣變而除也今私喪而無服其制亦當約以三月為限矣三月比於緦服禮有緦不祭之文則凡祭皆然而況大祭如郊者乎故然于此年春蓋一時而不議郊及夏晉復徵師于魯於是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此又何從得閒以議及於郊耶歷夏而秋然後公至自會既告至以郊為魯之盛禮不宜曠歲不舉旋議卜郊乃於前期十日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得九月辛丑從故用郊也書用者謂其不宜用耳孔子曰祭過時不舉禮也魯郊以孟春是其時矣而今乃至以九月辛丑用郊據事直書不加譏議而其過時之非禮自見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管見）公以此年夏會晉師伐鄭秋公至自會方以九月辛丑用郊而晉侯復欲以冬伐鄭將徵師於魯亦慮公以其役之煩勞雖或會師而未必其親將也乃使荀罃來乞師耳荀罃爲荀首之子亦晉卿與前所使郤錡欒黶爲伍足爲魯所重公羊傳曰乞師者何卑辭也成十三年春使郤錡來乞師以伐秦十六年夏使欒黶來乞師以禦楚鄭其皆稱乞之意徒欲偪公以不能不應故然凡人有所乞雖復卑辭亦難料其必應而況師乎然以晉之大晉侯之強將謀大舉而期魯之會師不使行人徵之而使貴卿乞之魯猶重荀罃之來乞其得不尤重晉侯之使來乞與此其乞而必應固有操之若券者矣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

人伐鄭

管見此年冬之復伐鄭，晉侯使荀罃來乞師，則其於王臣及他國之諸侯，必皆使其卿與大夫以乞師者，槩可知已。使來意勤，乞師辭順，於是王臣尹子雖托故謝之，而單子則猶勉以赴所期也。及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已單至矣，惟齊侯歸自夏之會伐鄭，疑高鮑有廢立之舉，遂刖鮑牽而逐高無咎，國未定，乃如去年秋之會伐鄭者，特使國佐攝之。夫攝君以帥師，師行卽如其君行矣，故不稱齊國佐而曰齊人，人以人齊侯也。人齊侯者，以存貶例云爾。晉侯之伐鄭不已，可無貶乎？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之從伐鄭，亦不已，又可無貶乎？人齊侯而貶之，則王臣及他諸侯並從此例，而邾子之微，亦卽綴其末以稱邾人已焉。至經文但書伐鄭，則其無戰無圍無入無取之可言必矣。蓋鄭人以鄢陵之敗，緣楚子因救鄭而集矢於其目，不敢背楚，故晉侯之會伐鄭者，至再至三，惟事堅守

固拒不與抗亦不求成於是伐鄭之師晉侯激於忿而不置要未能以大得志而還也至左傳於去年秋之伐鄭則稱諸侯之師次於鄭西我師次於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逆師至諸侯還於制田晉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遂侵蔡未反諸侯還于穎上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殆非其實也是年秋晉侯為沙隨之會不見公旋以其秋伐鄭公往會之徒欲晉侯之見之耳非會以師也其會師者惟齊國佐及邾人並無宋衛而傳以宋衛增入於齊指為諸侯之師遂言晉之知武子為下軍之佐輒以諸侯之師侵陳與蔡幾若忘其為伐鄭然晉侯何以許之又言知武子以諸侯之師使陳蔡未反而諸侯還於穎上鄭子罕宵攻之至使宋齊衛之將主與軍相失此復安所情以伐鄭乎師既反而晉侯之與諸侯初不聞加罪於知武子而急圖報怨於鄭子罕也亦斷非情事之所有者若夫此年夏之再伐鄭傳曰楚子重救鄭師於首止諸侯還又此年冬之三伐鄭傳曰楚公子

中救鄭師於汝上十一月諸侯還幷去年秋之伐鄭距先于鄭師之敗績於鄢陵纔兩月耳毋論晉之數伐鄭楚救又不能數敗鄭也就令有伐必救晉侯之戰鄢陵不逃楚矣乃今見子重于首止而逃之入見公子申於汝上而逃之以今之怯懦視前之勇壯何至相懸絕若此哉其亦不誠晉厲公之所以為厲矣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嘗見前書秋公至自會其會亦伐鄭也及此冬十有一月先固嘗以伐鄭會矣後遂乃獨書公至自伐鄭而不言會者欲明晉厲公之逞憤于鄭為之會王臣及諸侯以數伐之凡三大舉已為盡勢而鄭之於去年夏既經敗績而仍不服晉者如故焉自是以後晉侯亦不能更有事於伐鄭而以公會矣故特書公至自伐鄭以終焉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管見按下書十有二月丁巳朔距前壬申凡四十六日則壬申非十一月蘇氏轍以為失似無以易然是年之十一月蓋有閏也經文於明年春正月書晉殺其大夫胥童傳則於今年紀之其辭稱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據其稱閏月不稱十有二月是實以十二月為閏月矣或者成十七年本置閏於十一月故自十一月之壬申踰閏月而及十二月之丁巳朔凡經四十六日而干支亦無誤也然則以為傳誤可矣惡得遽指經為誤哉貍脤杜注斷范言魯地當是也公孫嬰齊從公會伐鄭而還公先嬰齊後故公已至自伐鄭嬰齊則未至而卒於貍脤耳其所由以卒者傳謂公孫嬰齊初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於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無傷也言之之暮而卒事雖奇幻蓋有之矣至其書公孫嬰齊卒於貍脤春秋固因其生前已為大夫而卒之也乃公穀皆

以十一月無壬申。遂謂公孫嬰齊本卒於十月。其未卒時。公雖許以大夫而未命。迨公於十一月至自伐鄭始追命公孫嬰齊為大夫。乃移其死日壬申于十一月。而書卒。其說迂曲。則有不免於失實者。計成公二年。魯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師及齊侯戰于鞌。胡傳謂魯之四卿並將。卿則上大夫矣。後之六年。公孫嬰齊如晉。八年。公孫嬰齊如莒。苟非大夫。可以士往乎。至此十七年。公孫嬰齊從公會伐鄭。及還。而道卒于貍脤。猶謂公之前嘗許為大夫者。及卒而始追命之。將何以傳信哉。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管見　邾子貜且在位四十年卒。此卒之前六年。晉厲公州蒲初立。當成公之十一年也。及盍弒七年。其間盟戚會吳

無足云惟彼成十三年。邾子一從晉侯伐秦。此成十六年與十七年邾子復三從晉侯伐鄭。亦幾瘁于奔命矣。至是卒。春秋書之。雖無可稱道。不過借存邾之世次使有可稽然。以令年之邾子貜且卒。與明年之晉弒其君州蒲作反對觀。其法戒亦昭然也。邾子貜且在位四十年。而得考終命。晉侯州蒲在位纔七年。而不獲保其首領。然則國君之吉凶禍福。豈以國勢之大小強弱為區分也哉。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管見〕晉何以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據經傳合參之蓋為其有勝。立之謀。故爾。去年夏六月。晉侯以甲午晦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此獨破兵家之忌以立奇功。晉侯之驕侈。已甚。又以鄭師敗績而鄭仍不服。更數伐之。去年秋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不已也。令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猶不已也。冬

公復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鄭何嘗辛服晉哉斯時也王臣倦矣諸侯亦將有叛志至晉之師勞力竭衆怨沸騰尚可問乎而晉侯方負強逞憤終有不知其暴虐之何極者於是晉卿之郤錡郤犨郤至獨為族大寵多乃謀廢晉侯州蒲而逆襄公之曾孫周於京師立以為君其謀泄晉侯之嬖大夫胥童譖於公欲殺郤氏之三卿以求自為卿其事不用衆但以一嬖人長魚矯任之成則號為國之公討不成則指為盜之竊發於晉侯無患故晉侯從之一日者郤錡郤犨郤至將謀於榭榭為講武堂殆欲以甲劫晉侯也忽而有抽戈結衽之長魚矯殺郤錡郤犨于其位郤至走避及諸其車殺之皆尸於朝春秋書曰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只統稱為晉一若不知為誰之殺之者觀明年春正月書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弑其君州蒲此於郤錡郤犨郤至之所由殺不亦昭然大白也哉

楚人滅舒庸

管見古舒國。偃姓子爵。此舒庸及前之舒蓼。後之舒鳩。皆同宗而異國。是謂羣舒。路史國名紀。舒庸在今舒城。杜注云。東夷國。繆按此舒庸既屬於今舒城縣。其北正與今廬陽府之壽州相直。則州來在焉。並介吳楚之間。成七年。吳入州來。昭十三年。吳滅州來。是吳之所欲。憑以窺楚者。宣八年。楚人滅舒蓼。此成十七年。楚人滅舒庸。又襄二十五年。楚屈建帥師滅舒鳩。是亦楚之所欲。憑以控吳者矣。凡皆狄為敵疆之私計。不可以不此。至若左傳所云。舒庸人以楚師之敗於鄢陵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則舒庸之滅為自取。而楚之滅舒庸。未可非也。春秋何復書楚人以示貶哉。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管見】去年冬十有二月。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胥童之謀也。其時又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使長魚矯請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遂出奔狄。公使胥童為卿。斯時之晉卿人人自危。則晉侯州蒲為孤立。獨一所使為卿之嬖大夫胥童焉耳。及此年春正月。晉欒書中行偃殺胥童。但書晉。著其非手殺之也。觀庚申之弑其君州蒲。乃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之。經亦但書晉。則可見矣。程滑黨於欒書中行偃。其為殺人也。與長魚矯相埒。可使之弑其君。於殺其大夫何有哉。殺大夫與弑其君事。由程滑一人。則行事必同一日。但此年之春正月。由去年冬十二月之丁巳朔推之。須更六十日而後再逢丁巳。又由丁巳更四日而後得逢庚

申是庚申在二月矣而經乃不書二月則何以故益殺其大夫胥童與弑其君州蒲皆在春正月惟胥童不踰時而卒晉侯州蒲猶延及十數日或數日乃卒故只書其卒亦庚申而已若以二月冠之不將沒其被弑于正月乎至欒書中行偃殺其大夫胥童遂弑其君州蒲實以欒書為主而春秋不若前之宣二年書趙盾弑其君夷皋者彼重發宣子之陰懷逆謀此重正厲公之動用非罰耳國有大刑不行諸司冦而任姦人尤而效之曷其有極耶如晉侯州蒲之聽用胥童輙以長魚矯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而其為郤氏復怨之欒書中行偃亦即使程滑殺其大夫胥童遂弑其君州蒲吁可不戒哉

齊殺其大夫國佐

〔管見〕去年夏國佐相齊侯會晉伐鄭及還齊侯怨其母蕭孟子之訴謂高鮑將不納君而改立公子角國子知之齊

侯則無崇，高無咎出奔莒，高弱以盧叛。於時高氏何國佐，齊侯伐之，怒未殺也。及冬而晉侯復伐鄭，齊侯不出，而以國佐會諸侯，乃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伐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於徐關而復之。為國佐非如鼂錯之可削，亦必不懼而從高無咎之出奔也。國佐復其位，以侯閭徐國高耳。十二月，盧降。及此年春，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子于內宮之朝，恐不勝，伏兵於夫人之宮。然則聲孟子之與齊侯其謀，以內宮為國佐之死所者，尚可逃乎。彼其使執戈之士華免，以崔慶之黨也。在慶氏尤欲其事之成，而國佐之生理絕矣。春秋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此於棄命專殺以數畔之罪，固無可解免者，而言外之意，則尤以閭高之族，至是衰矣。而崔慶之專政，又權輿於此。季氏秉嘗揭言之，豈不誠然乎哉。

公如晉

管見　晉弒其君州蒲，逆悼公周於周而立之。猶未成君，則公之如晉，往弔之云爾。或疑弒君不弔，當以朝嗣君為近是。然晉之赴于魯，以卒赴，必無以弒赴者。惟諸侯之卒，但使大夫弔之而已。公之親行，與奔天子之喪，無以別，故書之以譏其非禮焉。其前有書者，如宣之十年。四月，齊侯元卒，公如齊弔之。與此正同。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管見　楚子鄭伯伐宋，皆書爵者，欲著其自將焉耳。是役也，楚卜主兵必。用宋亡臣魚石之謀者，因是而伐宋取彭城，即使魚石以三百乘成之，故魚石以成十五年出奔楚，以今十八年而復入於彭城也。復入與出奔對看，無他義。其使之復入者，非楚子之為魚石出奔而欲有以納之，故不以納稱焉。余氏光曰。楚與鄭伐宋，取彭城，置宋亡臣魚石，而以三百乘成之，所以塞吳晉交通之路也。此論得其最矣。彭城，杜注，宋邑，今彭城縣，項羽都此，謂之西楚，晉立徐

州廢宋元沿革不一明初
復爲徐州今直隸江南省

公至自晉

〔見〕公如晉書譏也公
自晉又書亦譏也

晉侯使士匄來聘

〔管見〕晉侯使士匄來聘特以報公之覲往月耳許氏翰曰
公方至自晉而聘使繼至晉悼之下諸侯肅矣此列國之
所以睦而叛國
之所以服也

秋杞伯來朝

〔管見〕左傳云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
之杞伯於是驟朝於晉而請爲昏按此傳於前後經文有

闕會、

八月邾子來朝

管見 左傳云。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季氏本曰。杞伯邾子相繼來朝。蓋晉悼公初立。尤厚於魯。故二君來修舊好。欲依附魯耳。按此傳說皆得經旨。不可一闕。

築鹿囿

管見 此鹿囿之築。蓋創築也。其以鹿名者。無地可證。則其指為獸類之鹿亦可。詩大雅韓奕篇先稱麀鹿噳噳。而乃繼以有熊有羆。有貓有虎。則言有者。不多有也。然則囿以鹿為主矣。魯舊有郎囿。桓一年。公狩於郎。莊三十一年。築臺于郎。臺以觀狩。狩豈無囿乎。及茲成十八年。公狩于郎囿之外。別為築囿。曰鹿囿。蓋欲多為收畜。以供犧事三[illegible]

我有時縱之于郎而遂之誰不為行狩之極樂哉而公之
志則已荒矣是不可以無譏者然春秋方於八月書築蛇
囿旋於八月書己丑公薨於路寢大命將終而猶欲厭從
欲之心以興勞役何其蔽也則無待別有譏辭而譏意已
謝

己丑公薨于路寢

〔管見〕此書公薨於路寢左傳曰言道也謂路寢得君薨之
道穀梁曰路寢正也以存終也存終二字注無確解要之
與經旨皆似未合蓋是年八月己丑公薨於路寢與上築
鹿囿聯書欲譏公之志在鹿囿而忽薨於路寢雖築者不
廢終期於成公亦不能至於鹿囿云爾前文公十八年先
命毀泉臺而新築之既成而公疾臺在郎囿以疾稍閒而
往初至疾頓亟不得登於臺上則為薨於臺下而已比以
相較文公改築泉臺而成雖終薨於臺下而猶得見臺成

公創築鹿囿而未成，乃遽覺於此役。而並未嘗見囿，其可議殆有甚焉者。

冬，楚人鄭人侵宋

〔管見〕此年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宋豈能聽彭城之失而不圖所以取之哉？彭城在宋都之東，宋都在彭城之西。此年冬，楚子以鄭伯侵宋，其所侵者但舉宋之國名，而不及其屬邑，則特侵宋都可知矣。其意欲使宋師之取彭城者，聞宋都有警，即當速舍彭城，而以其師還耳。故號為侵宋，指其都。實則借以救彭城，毋使所置之魚石不卒成也。前書楚子鄭伯伐宋，此書楚人鄭人侵宋，須互看，乃得之。於伐宋明為楚子鄭伯，特著其自將也，詎不當貶而得免，稱楚人鄭人乎？於侵宋斥為楚人鄭人，仍屬其自將也，詎別有貶，而非所稱楚子鄭伯乎？至於侵宋之冬，傳稱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彊，自宋始矣。晉侯師於台谷以救宋，遇楚師

於首角之谷，楚師還，然求之經文，不書晉侯救鄭，未嘗所救。據且下書晉侯使士魴來乞師。注謂將救宋，故未能即救宋也。十有二月，書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於虛朾，傳亦只謀救宋，仍未嘗遂救宋也。及明年春二月，乃書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此則誠有以救宋矣。何得謂此年冬之楚人鄭人侵宋，晉侯初立，不乞師，不會諸侯同盟，而遂自以其師救宋也哉。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管見]晉侯使士魴來乞師，注以為救宋，是矣。但欲救而待乞師，其勞緩於此年秋之書楚人鄭人侵宋圍，不及救也。所救者，救其夏之書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耳。觀明年春正月書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是乃其救宋之實焉。將圍彭城以救宋，而先於此年冬使士魴來乞師，亦固前晉、

侯州蒲之故事也戊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十六年夏晉侯使欒黶來乞師十七年秋晉侯使荀罃來乞師使來意勤乞師辭順此豈得並指為厲公州蒲之所由[illegible]厲哉悼公周踵而行之可矣使來乞師於魯然則於後之同盟虛朾以至會師圍彭城之諸國其一皆如魯者當不待言也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管見〕此年春正月晉弒其君州蒲逆悼公周而立之即位幾一年而未及改元特以夏之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彼楚與鄭相濟為惡尚恃徐圍若宋魚石之假威叛據無復臣理當即謀討之亦既於是冬使其卿大夫皆乞師不獨魯矣而晉侯猶以初繼嗣立未得與諸侯相周旋加之約誓惡能與其形睽而情洽哉因是於十有二

月微之以同盟於虛朾其載書詔之明神大要以修好除
惡奬順鋤逆為主乃即以申明年春正月之會鄫滅宋彭
城也虛朾杜注闕或言即宋之虛當據此求之許桓公十
二年公會宋公于虛杜注宋地疑在今睢州境睢州屬河
南歸德府為宋之虛邑本一字名有就其境分之而仍係
於虛者則別名以二字曰虛朾如今江南廬州之舒城為
古舒國而舒蓼舒庸舒鳩皆不出今舒城縣境亦足證已
且此年冬十二月之同盟晉侯主之將謀會諸侯之師圍
宋彭城以救宋則其同盟于宋地之虛朾圍宜至同盟而
公不與說者指為在喪未盡其實按襄公九年傳曰會於
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則知即位之元年
公纔四歲未改元只三歲耳季孫行父當居其國攝政因
使仲孫蔑出會諸侯以攝盟焉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
及邾子齊侯環不至至昔為齊崔杼曹伯負芻未得從宋
公衛侯之後其卿亦未聞與齊崔杼相從並後於邾子在
齊侯曹伯殆以晉之弒其君而改立君皆欒書中行偃一

徒所為。疑悼公周有難乎為君者。故皆抑故不行。使其卿以謝。惟齊、卿、猶、重。得攝盟。曹卿非崔杼之比。雖在盟所。而不使攝之。故無名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管見】左傳曰。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杜氏預曰。薨於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靖。世適承嗣。故曰書順。按襄公年、為定、姒、所、生。非夫人姜氏之子。從以附會傳辭書順二字。遂指襄公之立。為世適承嗣。殆未之審也。